



629.4
854
2



「向東北看」目錄

- 一 說東北道東北——編輯的話……………
- 二 東北收復地方的行政新區畫……………
- 三 由：「滿洲國」到東九省，「新京」到長春……………
- 四 東北九省的新形勢……………
- 五 關於東北問題的各種看法……………
- 六 東北問題與中蘇關係……………

附錄 一

- 一 張莘夫是怎樣死的？……………
- 二 李兆麟是怎樣死的？……………

附錄 二

- 一 中國被遺忘的人——張學良……………
- 二 訪問東北抗日英雄——馬占山……………
- 三 可不要再唱下去了——流亡曲……………

~~003538~~
A 231454



說東北道東北——編輯的話

觀察 東 北 大 局

問題在蘇軍撤退後地方磨擦
人民期待和平要求生活安定

「重慶二十二日發專電」記者甫自東北返渝，就過去五個月在東北之經驗以及從各方面所得資料而論，深感東北局勢之嚴重，並不能以單純的殺害甚至表面的相安可以說明。東北大部人民觀察蘇軍不會不撤，其全部撤退所需時間亦不會過長，但問題在蘇軍撤退後地方可能再遭一大蹂躪。此蹂躪將至何日為止，令人不敢樂觀，故彼等均期待蘇軍撤退後，能有一和平局面，因彼等唯一之要求即生活安定。記者離哈後，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李兆麟被暗殺，此一共黨要人之死，以記者觀察，實極不幸，對東北北部尤其哈爾濱一隅之治安，甚為不利。(略)本溪湖之張學詩，高崇民及中共東北局彭真，黃克誠等發起「東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其組織已在各地展開。林彪，呂正操等率軍駐開原法庫一帶，周保忠，萬毅等在台林一帶。北部呼海路沿線既非中共部隊，亦非國軍，其非國軍之武裝力量甚大。(略)哈工廠三千二百餘家，長春二千餘家，瀋陽四千七百餘家均無法開工。(略)今年治安不良，農人冒險春耕之土地，恐不及百分之一，今冬糧食大成問題。加以燃料缺乏，人民不得不忍痛以大豆向火爐填送，畢剝之聲，心情可以想見。聞全東北三大電源「鴨綠江」，「豐滿」，「鏡泊湖」皆在共軍之手，除哈爾濱尚有小型發電機可補救外，其餘各城市光明皆有隨時失去之危險。(略)今日東北因通貨膨脹，物價之高不亞內地。(略)東北情形不像一般同業宣傳之可怕。東北確有危險，惟不在表面，而在骨子裏。

看完了大公報記者的專電，使我於悲痛(地方磨擦)之餘，想起十四年前鬧「九一八」(國外侵略)的時候，一部熱血青年們，纏了一個「東北風扇」：



說東北
道東北

東北土地肥又美
自從有了九一八
遍地都是日本鬼
有錢人家變困窮
無數同胞被摧毀
愛國青年不忍辱
滿腹悲痛奔關內

想起了這段「東北鳳陽」歌，使我又憶起這羣奔到關裏的熱血青年，一面奮鬥於救亡工作，一面如泣如訴地唱着流亡曲：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幸而，真理與正義，戰勝了侵略者，我們抗戰八年，終於獲得勝利，這些青年們心想這一回「流亡曲」可離嘴了，而那一個人都有一個新打算，都打算立刻回到老家，去從事劫後建設工作。豈知事與願違，接連着內戰槍聲響了，以後雖經政協會議，而告平靜了，但因「東北除外」，加以彼方撤兵

，我方進軍等問題，結果幹了八年，將所求之「光明」流產而變成了個陰霾，於是流亡在後方的青年們，不由地悲鳴起來：

我的心在吶喊

我的血在沸騰

我不能再流浪下去

我不忍再等待下去

我恨不得變一隻小鳥

立刻飛到東北的老家

這是一個朋友，一個多年流浪在內地有家歸不得的朋友來信，可見大家在如何渴求和平團結統一了，這實在也可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關於東北問題，有的說「國際關係」，有的說「內政關係」，有的散着恐怖說「世界三次大戰即將由此而起」，更有的說「東北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有的說：「東北不成問題」，以及「東北問題不難解決」等說，鬧得大家心神不安，眼花撩亂，好在誰都承認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雖然撩亂，也會辦明事非，所以現在集成了這本冊子，貢獻給大家，希望大家「向東北看」，因為：

不到東北不知東北土肥

不去東北不知東北民困

不到東北不知東北之危機

不去東北不知東北之重要

不到東北不知東北地方在磨擦

不去東北不知東北民生要安定

附釋： 危機者：磨擦之危機也

重要者：民生之重要也

(RB, W於三、二十五由錦州歸來)

東北收復地方的行政新區畫

東北地方，向爲中華民族支族的生息活動地。有史以來，便有明確的記載。洪水平治之後，即列入禹貢青州之域。周初職方，也明著肅慎氏與出國交往的關係。滿代開置郡縣，遼東而外，及遠及玄菟沃沮。雖其後醒釀分化，時起糾紛，在唐宋時代先後建立了渤海，契丹，完顏金等王朝，與中國相角逐，但終於拗不過歷史的巨流，在三百年前早就融入於中國大一統的版圖。

那邊土地廣衍。西連蒙古。北沿外興安嶺，直包亞洲最東北隅的堪察加半島。東臨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擁有薩哈連大島（即庫頁島）和千島羣島。東南隔鴨綠，圖們兩江，與朝鮮相望。南端斜伸入黃海和渤海的遼東灣之間，便是赫赫有名的遼東半島。自前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與帝俄訂結璦琿條約，便把里龍江北岸之地并入俄領西伯利亞。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又訂北京條約，更把烏蘇里江和興凱湖以東之地劃爲俄領沿海州。海上諸島，當然一併丟失。所以現在的境界，除東南仍與朝鮮接壤外，其西北迤向北方，轉而東南，又直折南下，便以黑龍江，烏蘇里江和興凱湖爲界，都與蘇聯接壤。除上面所述的沿邊半流域外，北部包有黑龍江水系的嫩江，松花江等流域，南部包有渤海水系的遼河，大凌河等流域。總面積凡五〇三，〇三方英里，擁有極豐富的資源。大體說，北部饒於林礦。如漠河一帶的金礦，和大窩集中所含的大量造紙材木，便是適例。南部富於農牧。如洮南一帶的羊羣，皮毛，遼河一帶的高粱，大豆，便是通例。其餘地方特產，如人參，貂皮，東珠，海東青和松花江的白魚等等，更是指數不盡。

光緒三十年（一八九四）甲午之役，日本開始用武力向中國大陸侵略。於是遼東半島便成爲日本指索割讓的目的物。雖當時經由鄰邦的仗義執言，日本不得不暫時放手，但從此那邊的外交糾紛，一

天天地增加，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竟佔有最大最多的紀錄。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因中俄密約，許帝俄在黑龍江，吉林境內，建築橫貫兩省的東清鐵道，西北與西伯利亞大鐵路接連，東南直達俄領沿海州的海參衛。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中俄續約，又把放順口，大連灣兩海口租借與帝俄，並許它從東清鐵道的哈爾濱站分支南出，以直達此兩海口，便叫做南滿鐵路。到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上，這幹路與支路全部通車。（便是今日中國長春鐵路的前身）。可是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日俄構和，旅大兩港附近租借地，以及長春以南的南滿鐵路，便移轉到日本的手中，清廷鑑於局勢緊張，也就把那邊原有的地方制度正式建置郡縣，就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個將軍的轄地，改成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各置巡撫。又別設東三省總督來統制這三個省分。（這三省，在當時的首都北京看它，正在山海關的東面，故稱關東三省，或者稱關東。東三省便是關東三省的簡稱）。不數年，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中華民國成立，東三省當然同隸版圖。

民國建立以後的十多年中，北京政府始終在北洋軍閥的宰制下延續着，光後表現了很多的醜劇，如洪憲帝制，宣統復辟，直奉戰爭和兩次奉直戰爭那一串。其幕後，都有日本軍閥在那裏導演作祟，這作祟的動源，便都從他們所盤據經營的南滿特殊地帶——所謂關東區——出發的。國民革命的進行和統一的完成，也便因此拖延下來了。直到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東三省宣布易幟，東北政務委員會成立，才把這三省完全歸轉於國民政府，並把帶有帝制餘臭的奉天省名改稱遼寧。一面努力於水陸交通網的完成和各種產業的開發，如南滿線平行鐵路的敷設，葫蘆島新港的構築，鏡泊湖水動力的興建等，次第實現；漸漸地走上現代化的大道。可是日本侵略者便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上，造成九一八事件，以武力佔領東三省。明年（一九三二）的三月，便擁立傀儡溥儀，潛設偽滿洲國。又明年（一九三三），更攻陷熱河全省，一併編入了偽滿。從此，東北四省倫為羣魔之窟穴，把地

方區畫增加變更，共分成：(一)偽吉林省，(二)偽牡丹江省，(三)偽濱江省，(四)偽三江省，(五)偽延吉省，(六)偽奉天省，(七)偽錦州省，(八)偽安東省，(九)偽通化省，(十)偽龍江省，(十一)偽黑河省，(十二)偽興安東分省，(十三)偽興安北分省，(十四)偽興安南分省，(十五)偽興安西分省，(十六)偽熱河省等十六區。徵丁搜括，無所不用其極，以培養日本對擊侵略的軍源。那邊的同胞，整整換受了十四年的磨難，直到去年八月，聯合國戰勝，日本無條件投降，方才從魔掌中解放出來，重複回到祖國的懷抱。很可想見東北地方的同胞們是如何在水深火熱中度活的狀況了。

國民政府對此廣大的收復地方，鑑於既往的創傷，圖謀方來建設，便把那邊的行政區畫大加革新。除熱河一省仍復原境外，把原有的東三省統籌並顧，畫為九省。即：

	面積(方公里)	人口	省會
遼寧省	六九、〇一二	八、二〇、七九二	瀋陽
安東省	六八、二二一	五、三四七、五五〇	安東
遼北省	七九、〇二一	三、八六四、三二一	四平街
吉林省	二六、七四三	六、〇九六、〇二一	長春
淞江省	八八、七六八	四、〇九二、〇六八	哈爾濱
合江省	二〇、一三四	一、八〇八、八二四	佳木斯
黑龍江省	一六七、三三六	二、二八一、〇二五	北安
嫩江省	六九、二四四	二、四二六、二七四	齊齊哈爾
安興省	二四九、一七七	二二三、〇三七	海拉爾

以上，遼九省的新區畫，是根據歷史背景和地方環境的有計畫的新設施。爲要適應現代化的各項產業的措置和開發計；爲要實施民主，推行普選計；爲要增進行政效能，減省公文上的承轉計；都有「縮小省區」和「實行專家政治」的必要。這新區畫便是嶄新的實驗。我們希求這偉大的實驗成功，使成爲將來改革全國行政區畫先導。

由：「滿洲國」到東九省，「新京」到長春

題記——這篇題目，冷眼觀之，似乎欠通，可是仔細一想，任人都會恍然大悟，因爲東九省是由偽「滿洲國」又歸正宗，長春則由偽「新京」返回本位，而其中的內容，完全爲國內各報所載之歸宗後的東九省情況，及回位後的長春動態，現在特作忠實介紹，送給關心東北者及關外流浪同胞，同時表示收復東九省勿忘「滿洲國」之奇恥，收復長春勿忘「新京」之大辱，因爲已有許多人，都在「痛定不思痛」了。

(編者)

(一) 東北光復的幾篇日記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二

本日是東北光復的前一日，各地方的現象，情況，上午和下午是完全不一樣的，上午完全是偽滿政府的嚴苛，殘酷，搾取和奴役，警察和小官吏們的橫暴。而下午偽政府竟用電報召回各地徵兵官，檢查中止，軍納物資（所攤派之官豬等）及勞工供出也完全停止辦理。這個命令一下，百姓們當然是歡天喜地，但警察公務員等大多數則不怎樣願意，因爲這一停辦，再如何大發其財呢？就連鄉鎮的小小甲長牌長等也都見面互相做了個鬼臉兒，因爲把他們的落兒給停了，都有點驚訝，失望。

午後偽中央廣播電台宣佈：明日正午中央廣播有重要事項廣播，望民衆屆時注意收聽爲要。三時

許有由四平街方面退却之日軍約二千餘名，來西豐投宿，疲勞異常。

八月十五日 星期三

今天老早就由鎮上跳到車站等到十二點三十分，果真重大的新聞開始了。想不到竟是日本的大天皇宣告投降了。我聽到這消息，真像殺人犯被判死刑，聽到大赦的消息一樣的鼓舞和歡騰，繼之偽滿皇帝對民衆播講，大意略謂：「滿洲建國，十四年於茲，本圖與日本協力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迄今勞民傷財，使諸君備受苦痛與艱辛而未克所期，不勝遺憾。猶覺愧對諸君之至，謹申歉意。今後諸君復回祖國，好自爲之。」

由四平街退却之日本軍，佈於平海沿線，或兩方山谷中，投宿於西豐者，本日亦竄向山谷。日本居留民開始撤退，扶老携幼，用載重車裝着東西，經平崗站登火車東行，登不上車的，堆滿站台。面呈驚慌恐怖之色。

八月十六日 星期四

本日鎮上發生以下諸現象

市面上無賴出現了許多，橫拿着棍子，歪帶着帽，遇到人恨恨的用眼睛盯，逛大街，遛馬路是這些人唯一僅有的工作。

白面大米豬肉均出現市面。

人們的心緒仍是不寧，好像不敢相信已經光復了似的，因爲他們沒看見飛機，大砲等來打日本人，沒看見對日本的猛烈戰爭。

各炭礦工場等的工人大都解散了，他們成羣成堆的擁擠在道上，都歡天喜地的奔回家裏。閑散的人們，到處都三三五五的聚在一起談論：國軍到達某地，蘇軍到達某地。有的表示期待，

有的表示恐怖。有的說某處殺死多少漢奸多少警察，有的說見穿黃色衣服的就槍斃，因此，馬上看不見一個穿黃色衣服的人，漢奸警察們，都換了衣服和面孔，到各處探消息，預備逃避。

各機關辦公室都空了，僅有一二人值班，文件和台帳大半都焚毀了。

平梅線兩邊的退却日軍，越發增加了，約有三四萬人，滿山滿谷一望都是，並陸續開走，車站上等車的旅客，大都是日本撤退的「居留民」及朝鮮人，扶老携幼，精狀頗為狼狽，他們每個人的優越感減去了不少，滿是恐懼，慌張的神情，連悲哀和懺悔，都好像來不及作想。

物價逐漸下落，物品漸多出現於市面，以金價落得最顯著，由二萬五千圓落至一萬七千圓。

西安境內，大同煤礦的勞工，起始打日本人，原因是日本人以前虐待的太厲害。日本軍聽到這個消息，派往三十名守備隊，當時勞工四名死亡，十餘名負傷。

八月十七日 星期五

警察開始搬家避罪，他們抓老百姓的車，給他們往鄉下搬家。

偽中央電令各省市縣及地方，組織地方自治維持會，張景惠為總會長，西豐縣接令開始組織。學商士紳各界之自命不凡者，均出而爭權奪勢，把握地位，大起糾紛，當日組織未成。

市民尋毆偽警察，公務員等，集團結隊，其勢洶湧，有不可遏止之概。

八月十八日 星期六

市面開始揭揚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隨風飄蕩，望之令人歡喜欲泣。

市政府前揭示 蔣委員長及宋行政院長廣播對東北軍民訓示條項，觀衆麇集。

西豐縣自治維持會成立，平崗村維持會尚在土豪劣紳傾軋中。

偽府各機關職員領得發放之薪俸及獎金有全年，六個月，月者不等，按各該機關之存款多少

而異。金庫存款太少者，竟大行配給倉庫存貨，直同開分。

警察搬家車輛更形增加，大都在平明傍晚之時，並自己持槍護送，壓着子彈，叫着狗頭。

九月三日 星期一

今天在四平街的道裏道外大致走了一遍，街面的秩序較瀋陽市好的多，至於日本人不如瀋陽的集中，蘇軍雖然也有，但未繳械的日本軍却還存在着，平東哈福的偽軍用倉庫，聽說前幾天也由大鼻子率華人搶了，同時因華人搶的不合法，（每人搶的多於大鼻子所暗示的，）還被槍殺十數名——真是「人爲財死」。各倉庫的物品，是單純的，打開甚麼倉庫，市面便充滿了甚麼，這幾天，市面上膠皮輪子特別多，市民拿一塊錢，就可以向蘇軍換一付，（在中國人手裏買是二千圓的偽幣一付），同時市民每人都會幾句蘇聯語，到處都可能看得見，蘇軍與中國人互相在指手劃腳的講交換，買賣。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恰巧早十點鐘有北行的車，坐這趟車十二點多鐘到了長春，下車首先找旅店，住在三道溝的交通旅館，據茶坊說：「長春光復前無戰事，僅蘇機轟炸二次架數每次都不多，八月十四日起偽滿國軍與日寇激戰於站前連續二日，市民於街巷向倭奴大行復仇，結果日本人多半集中到車站，暨十九日蘇軍到來，日軍及偽滿軍均行繳械，警察亦將武器繳出，市面遂稍形平穩。

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

早飯後，在街上走了一回，八路軍打着旗子在街上走着募兵，同時各處牆上都貼着募兵啟事。並在南關訓練新兵，在這裏沒有一名蘇軍，至於姦淫擄掠也一無所見，一無所聞，午前十一點上站等車，月台上，人特別多，在人叢中發見了子，石，兩位老朋友，他們也在等西行的車，這時，孤獨寂寞的我，精神特別興奮，談了些過去，又計劃了些未來，下午三點鐵路員告訴我們說，車來了，精神馬

上緊張起來，然而僅兩輛機車，費了許多周折上車了，心裏才有點着落，立在機車上的煤堆上，汽，不時的向臉上噴，烟不斷的往面上撲，烟筒噴出的小黑片密密稠稠的落在身上，不時的還撲到眼睛裏，冷風呼呼的吹，風寒衣單，處處在威逼着離鄉的遊子，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抱着頭，握着耳，閉着眼睛和嘴，不到停車，是聽不見說話的聲音，走出不多遠，車停下了，一抬頭，猛然的又發見了傅，王，兩位同學，原來我離去家的第二天，傅便到我家，撲個空，在這裏遇上了，真是意外車到大虎山，又停下了，添煤上水的當兒大家都下來，大小解或買點吃的，待了四個來鐘頭，機車預備好待發，人們都爭着上，但不可能了，八路聲明這是他們專用車，後來石于我們三人搶着上了車，連長姓白，倒還不壞，允許我們了，途中車越行，夜越深，我們又坐在車邊上，冷風幾乎把我吹僵了，後來一個女八路，借我一件棉袍披上，算是擋擋冷風，車到錦縣已是夜間十二點了。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上午三點鐘，火車到達山海關了，這是我離開故鄉的最後一刹那，但在這最後的一刹那中，還聽了三個可怕的槍聲原因是火車到站剛停下旅客便一擁的都向車外走，這時車上月台上；卡，卡，卡就是三槍，子彈流子順着車向後飛過，下車的人，有二，三名負傷，我呢？則是子彈從耳邊飛過的，真是生與死，其間，不能容髮，接着八路大聲說「不要下車」，我們便又退回車裏，等一個鐘頭左右，才一車一車的下，走出了月台，人人都戒着放心，惟恐槍子不長眼睛，不過我總算離開東北了。

——摘自「今日東北」第一期——

(二)「九一八」發生地瀋陽巡禮

我是十二月二十七日坐蘇聯飛機到瀋陽的。到了北陵機場上空，我便問人北大營的方向。方向雖

是找到了，一片白雪裏，一切都模糊難辨，可是十四年仇恨的往事，都清晰的在我心上。

瀋陽的古老城垣仍默默的在雪地上矗立着，十四年的變化，它看到了一切。「啼啼哭哭離開了瀋陽城」的人們，現在總算回來了。街上的商店開門的較長春多。市面狹小，顯露着緊湊。日本酒場的招牌很多，門口都畫着妖嬈的女人像，小孩子們穿着冰鞋在街上滑來滑去，馬車在冰雪上滑倒了又嗶嗶打打的把馬拖起來。南滿附近地仍是一片新建築，大和館的招待仍是男女日本人，所不同的是主人們換了，而是換的連他們也感到怪，日本一投降，白俄成了貴賓，不久成了紅軍的招待處，其間一度出現過八路軍，現在又是中央大員了。我看到了南滿屬地，我又看到了瀋陽城，再看看今日世界，我的感想萬千。翻翻東北史，這可愛而又可憐的地方，他們是受了同樣三種人的多少次不同的待遇。

市政府是在城外的舊市府，建築很宏大。二十七日上午，董文琦接了事，中午張嘉璈等來了。在這個新市府裏，蘇軍城防司令郭夫東少將和中央人會了面。這位坦白的盟友過去是個工程師，蘇德戰爭一起，他對我說，他從第一槍打倒最後一槍。瀋陽市長董文琦也是個工程師。郭夫東說：「今後是武器下台，工程師上台的時候。」董文琦也表示，他辦不好瀋陽對不起中國工程師。

瀋陽可是一個工業地區，這一條瀋水（渾河）經過了多少場面！從渤海國唐太宗，遼金元的歷代足跡，而終成了清的發源地和老家，再由張作霖的皇姑屯到了九一八。這十四年中，日本兇手算握住了這個工業重心。「九一八」事變後當年十一月，滿鐵關東軍部便組織了都市計劃委員會，這幾年他們也真正幹了一套，去年的預算是二億七百萬，日本在瀋陽的株式會社便有二千家。工廠除了五年計劃的不算，和電氣瓦斯軍需等工業不准公開外，便有二千多。一般人估計所有的在內約四千多。這三百多萬的都市工人佔了大半數。現在日本人走了，可是把中國工人留下，留在那破碎而停工的工廠周圍的冷風裏。

「今後是武器下台，工程師上台的時候」了。

這個坦白的城防司令下午在他的司令部又和中央的人員們談了許多，除了表示歡迎中央接收外，並率直建議希望今後能改良瀋陽的工人生活。他送走了中央人員，却把我留下。

我看他這個辦公室簡單的放着幾張桌子，壁上却掛着史丹林元帥的全身五彩油畫。給我權充翻譯的賈托夫少校是個中國文學專家，他曾把「官場現形記」翻譯介紹到蘇聯。他說那張油畫是瀋陽的日本畫家送來的。

郭夫東少將和二位中校和我談起來。郭少將首先感謝東北人民在紅軍打關東軍時給予的幫助。他說在綏芬河，牡丹江，日本人都猛烈的抵抗過。我問這位參加蘇德戰爭五十四歲的將軍，對德日兩軍的比較。

他說：在組織上和戰爭力量上，法西斯德國比日本厲害。

東北人告訴我：東北可不能算作淪陷區，因為根本沒有打過！這話却讓我回味無窮。

我這次去瀋陽是坐的蘇聯飛機。一上機，蘇聯的飛行人員便問冷不冷，拉出一條氈子來為我們蓋脚。飛機上真冷！脚都麻木起來。到了瀋陽上空，我心中對這「九一八」的發生地無限感慨，看看我身上這身皮毛冬裝，我首先想起十四年來那些在冰雪地中無衣無食孤軍苦戰的義勇軍。十四年中，他們起來又倒下，倒下又起來，他們的血淚灌溉着東北的民心。他們有的已經葬身在冰天雪地裏了，現在怕連骨骸都找不到。敬禮！向過去的義勇軍全體將士及死難烈士。

九一八！九一八！多少人唱着這個歌子，流浪，流浪。這個歌曲引起了多少人的眼淚，喚醒了多少人的覺悟。而那留在東北的人民，他們沒看過青天白日旗的有多少人？他們享受到有國家幸福的有

多少人？十四年來，多少青年人被屠殺？多少人餓死？這一片血淚中，人們在深夜無聲的時候，低低的傳遞着祖國的故事，呼喚着進了關的孩子！現在我們回來了。連不到十歲的孩子，都認識國旗，曉得他們的祖國！敬禮！向這些堅貞不屈的人們！

東北是一團火，日本人玩過，帝俄也玩過。翻一翻舊帳，東北鬧出了多少花樣！一九〇四年日俄打仗，一九〇五年帝俄敗了。我記得一位參加過對馬海峽之戰的俄人寫了部「對馬」，在那部小說上，作者指出了當時政府的腐敗。他說：「失敗的是腐敗的政府，不是人民。」幾年後，政府由專制改成人民共和，由窮兵黷武改成了維持世界和平。過去的帝俄政府爲了爭地盤而對日作戰，敗了！敗的很慘！今天是他們人民的政府協助中國解放東北，對日作戰，勝了！勝的很徹底！人民的力量是不朽的！他們建國二十八年，我們是三十四年了。而今天我們是在他們解放的土地上，坐他們的飛機，儘管他們對我們是誠懇的招待，儘管時代不同，而我們又是盟友友好，我也在感謝中慚愧起來。

這一團火燃起了世界大戰，現在東北收回了，這是待四萬萬五千萬人寫的一張白紙，而且平平穩穩的放在寫字台上。現在是正在動筆，而還沒有成章。

蘇軍是把這張紙放在寫字台上了，他們對這張白紙留一來的痕跡大字是：真够同盟好朋友，爲條約而來，爲條約而去；中號字是：此後三十年一段未結束的經濟合作計劃；小字是一部分軍紀問題。關於部分軍紀問題，有些地方彷彿不願提這些本事，可是我在哈爾濱一個宴會上，一個中國中蘇友好協會的負責人，當着一位紅軍軍官給我說：「由於紅軍一部軍紀，影響了一部份工作。」我在三市都到關於軍紀的事。蘇軍高級官長對觸犯軍紀的也常常槍斃。事實說明了破壞軍紀的一部份人與主管官不能相提並論。廣大人民與廣大人民間的小口角，將在這一片友好聲中慢慢消逝下去。

這不是淪陷區的東北，「一九一八」時雖沒有正式開火，可是這十四年中却不斷的與日本人鬥爭，

這裏面少數的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都有，但大多數是有仇恨日本人爲愛護祖國而反抗。而今天，共產黨也有了；挺進軍，先遣軍也出了世。受降問題用不着爭了，成問題的是一部份過去不折不扣的漢奸特務警察，集結了一部武器；作起政治買賣來。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在刀槍下過了十四年了，他們期望着政治協商會議能使他們和平的局面，老百姓的仇恨主要對象便是那些日本人的走狗直接與他們發生關係的特務警察。現在他們可作起買賣來，沒有主顧的買賣要關門的，反正誰買了這些東西，誰就賣了人民。

一個東北人說：日本人統治的時代對一般老老實實的民不過是讓他們流汗，而慢慢的死！難道勝利後的中國非逼着民上刀山嗎？日本人在的時候，沒打！難道日本走了，自己打嗎？

現在各省的行政人員也繼續赴任了，也許會感到人不够，也許會感到人太多，工作發展怕還須等些時候。現在人民是靜靜的等着他們的命運！主人或奴才！

去年是鷄年，今年是狗年，鷄一叫「天亮了！」狗亂咬呢？此間報上都作許多解說，哈爾濱和長春的報紙對狗都以相反的論調罵了一頓，不過兩地報紙對狗的共同論調是歌頌了「義犬救主」的故事！（元月五日）

（三）東北取樣在長春

化學試驗上有所謂取樣一說，東北今日萬象並陳，我們也只好照化學上的取樣方法，給讀者一點輪廓。

這裏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長春出版的月份報紙，且由這些樹木來瞻望森林吧。

首先提出的是那一天創刊的大華日報，發刊詞道：

「大華日報在這風雪載途，萬像蟄伏的嚴寒中誕生了，暖和的春光，固然值得憧憬，但我們却情

願在這深冬時節，接觸東北天地，以我們全幅的熱情來溶化這塊凍土。光復以後，各國體的言論機關向同胞們散佈了許多熱，真是五光十彩，盛極一時，大華日報並不屬於任何團體，不過是基於愛國熱誠，要替國家傳布命令，安定民生，提高文化；匡正世風，以盡國民的天職而已。

前長春特別市長曹肇元（現任是趙君勵）用鉛版製成的題字是「輿論先鋒」，在左上角轉載的是從故紙堆中找出來的胡漢民著「三民主義之認識」，右下角刊的是長弓氏著的「大華日報之性格」要求「改破壞為建設，化擾亂為和平，棄割據，罷分裂，風雨同舟，合衷共濟」，這弦外之言，已然不必再加說明了。

新聞中却提出不少當前嚴重的問題譬如：

(1) 農產物價格低落，農村經濟破產。「本年雖無出荷等情，但農民苦於農產價格過低，如小麥每斤兩元，穀子每斤四角，高糧每斤一角，每垧地所得農產物約值五百元至一千元之譜，但夏日只鎗地工資每人即需三十五元，每垧需二百元，再加其他，所生產之農產物全部賣出，亦難清償債務，即或清償，但生活已成問題，恐明年無力耕種……」自然「有其他產業者例外」。

(2) 光復數月，物價昂騰「政府接收偽滿中央銀行改稱中央銀行長春分行即將開業，據行營金融處寧嘉風處長談：中央銀行分行以安定金融，防止物價波動，不影響全國經濟為主要方針。中行復業，其他商業銀行亦將隨之而活，各大小工商業，可因之漸次恢復，市面平穩，民生自然安定，建國大計，不難推進。法幣不入東北，因兌換率困難，一旦行使，非但人民生活發生影響，即政府亦必遭受損失，迨至南北交通恢復，正式通貨貿易及開始匯兌時，即據此考察購買力，然後定率收換」他更指出目前的「統制」價格，是人為價格，與他地相差太懸殊了。

(3) 宵小仍蠢動，市民嚴防備「壯漢三五闖入民宅的時常發生，市內同胞於不防礙正當工作範

園內晚出早歸，注意自己的門戶。不給他們闖入的機會，「日本難民多身穿中國服裝，徘徊街頭巷尾，魚目混珠，使民心感到極度不安」。「警察局爲澈底消滅敵僞侵略思想書籍起見，日本居民及各書局所存日本神政一體思想法西斯主義及其他有害反宣傳書籍，施以沒收處分目前已達七萬冊。」

光明日報已出至三十三號，這天正刊出一幅史達林巨象，並介紹他的生平，小標題是「從十五歲即領導革命，是世界和平一大恩公」，這天，十二月二十一日恰好正是史氏的六六誕辰。社評爲「利用和平的環境再建中國」，是杜魯門聲明的談後感，他說：

「民族之獨立自由，不是一朝一夕容易獲得的，其國家建設上，第一要有領導政治的建設中心，即所謂「國家統一」，第二必須有和平環境，即是「國內和平」。此統一與和平，是絕對必要的。在民族獨立自由上說，第一要善用民族的自強心理，以發揮自決精神」，第二要能够應用國際局勢的推移來發展中國的前途……不少復興的機會，也都錯過了。這次杜總統的聲明，是我們復興建設的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們中國人，再不能錯過這千載難遇的國際局勢給我們的良機，應該藉此發揮民族自決民族自強的決意，以合同團結，確立領導政治的建設的中心，以爲和平建設的環境，來再建中國！來！」（原文摘錄）

特別欄刊載的是蘇聯的文化城基輔的介紹，另個邊則有「鞏固中蘇友誼敦厚兩國邦交」的頭號標語，還有寫明爲高爾基著的「意國遺聞」，抗日英雄點將錄的第一名，却是文圖並茂的「精通武術爲中國今日柱石」的「龍雲老將軍」。

這是一張內容相當豐富的報紙，新春正作兩大懸賞，一是大東北建設芻議，限用白話，一是舊歷新正用的春聯。在光復後的新社會巡禮中，他們指出「百貨商場油然而誕生，怎奈貨劣價昂，買主徒喚奈何天」，在長春市各銀行介紹欄內，指出「相繼開始辦理業務，誓與國家打成一片向前邁進」在

復興與建設指標欄內，則研究東北的工業立地問題。社會新聞則是用演說方式寫成的，如「亂貼壁畫散佈流言」一條下的小標題即為「足以影響國家大事，破壞市面安寧，望我同胞們，別再做這無味的舉動」更大的社會頭條新聞也是治安方面的，即「警察局外事科檢舉大批不良日人」「侵佔官款兩千萬元，更匿藏槍械子彈居心叵測。」

長春市政府，在作「街路新命名徵募公告」改正的範圍為車站附近舊附屬地全部街路及市內所含封建性之街路，公園，廣場等之名稱，「凡中國籍之長春市民均有應募資格。」

青年新報同日出版的，總號數，是二十一號綜合編輯，使政治協商會議，三國外長會議的大新聞及搶案兩起「影踪調情致起風波」編排在一起。有小評名為「一針見血」，謂中國君子人多，癡君子也大有人在，勸人拋了斷魂槍及照屍燈，並有銅版插圖二幅，「哈爾濱冬景」，手民有過，却把「濱」字誤排成「濱」字了。

那半張紙上用了六分之一的篇幅在重慶「中山先生諄諄遺教」是民國十二年在青年會講演。重慶這篇文章的意思，大概是重點在於「地方自治」，中山先生說：

「兄弟所主張的地方自治，是兵事完結之後，把全國一千六百多縣都畫分開，該地方人民來自治，政府毫不干涉，……如果全國人民不能自治，總是要靠官治，中華民國便永遠不能成立，（鼓掌）我相建設民國不是完全從上面可以做得到的，以後建設民國還是要從下面做起來（鼓掌）中國人的普通心理，以為無論甚麼事，都是要從上面做起，譬如造房子，下面沒有動土，沒有做牆基，便早塔一空架子，先要上樑（歡笑）是不是做事先上而下呢？外國人就不然，先要自下做起。」

「中國現在四分五裂，實在不成一個國家，吳佩孚想用武力來統一，就中國歷史來看，一定是不成功的。……袁世凱的兵力何等的大呢，為什麼洪憲帝國只有八十三天便沒有了呢，可見武力是不可靠的。……」

新聞中只有一件特別消息，即報告東北工友會誕生，長春支部新德勝幹事稱：「爲了集中我等工

友所有的力量於一點，才有東北工友會產生。舉凡瀋陽，撫順，本溪，鞍山，哈爾濱，吉林，長春各地相繼組織本會，精誠團結，振興工業，誓以絕大力量貢獻國家，以達成我等所期的使命。

以上三種都是大型報，長春日報都是一張小型報，這一天出到二十號，所刊的中央社新聞最多，尤以蔣主席在北平的新聞最豐富，對於三國會議，史達林誕辰及民生疾苦文字，幾至完全不錄，專刊有「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是未完的中段，沒有署名，其中心意議為：

「所謂民主精神的表現是本於法，而不本於情，民主與法治是不能分離的。民主政治，人民在法下，一律平等，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由法律來保障，人民的義務由法律來規定，要上下一律奉公守法，民主政治方能有基礎」。

另外一個特爾是「我東北女性的新生活」要女性同胞「站立在時代前頭去推進時代，倘跟着時代盲目的瞎跑，跑來跑去，仍不過是被時代所拖帶的累墜，已失去了所謂時代女性的含義了。」

由廣告中也可看出一點，娛樂場所的衆多，電影有國泰，中國，金城，國華，大安，舊劇有新民。和順，龍春，榮榮，長春，中華舞台及中華戲院，由這些名稱也可想到一點內容。而東北電影公司正以月入「五百圓至一千二百圓」待遇招募演員。

東北取樣在長春，長春的取樣又是四家報紙，每一家報紙上，又取樣若干照錄如上。從上述的一些些看來，東北的色彩至為鮮明，決不是一張白紙。

(四) 在東北北部

自長春來到哈爾濱，瞬已一月，每日耳目所及，實在太多，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雖然這裏所聞所見，或為東北各地一般現象，但因哈爾濱在地位上有他的特殊性，尤其是因與蘇聯有歷史上的密切關係，因此他所顯示的更為具體而尖銳。我希望這篇報告能幫助讀者更進一步的瞭解東北，特別是東北北部的現狀。

先從治安說起。今天東北北部，西北從滿洲里越興安嶺至嫩江流域，東南從綏芬河跨牡丹江到吉

林的老爺嶺，東北烏蘇里江黑龍江至松花江，西從肇州肇東扶餘，南從雙城五常，這一區域是過去吉林黑兩省心臟，今末又是吉林，松江，合江，黑龍江，嫩江，與安六省精華所在，除吉林外，其餘五省，哈爾濱據有咽喉地位。從這咽喉裏所感到的呼吸，其聲音真是緊迫複雜。猶如心臟在發炎。到處散佈着散兵遊勇，搶掠燒殺。這種破壞性的行爲形成了今日麟北人民的恐怖與不安。若干從鄉下跑到都市避難的同胞憤慨地說：「受了日本十四年的氣，剛翻過身來，誰知道還是不能活！」充分說明他們內心的苦痛，而在失望中渴望着光明。

在武裝的行列裏，大部分打着八路軍旗號。東北抗日聯軍經過十四年的苦鬥，時至今日，他們更得了發展的機會，但因為他們的領導者與中堅份子多半是共產黨員，一般人也和八路軍一齊看待。我在幾次電報裏會提到的李兆麟氏，今天哈爾濱人士已把他看成抗日聯軍及八路軍的混合代表人物。不過李先生曾經一再向記者們聲明：「我雖然是個共產黨員，但我今天領導的是抗日聯軍，我還有我個人的一種看法。我的武裝力量，絕不願意對內，但有人如果在我背後楔釘子，我一定要拔，因為我不求進可以攻，但求退可以守。我渴望着政治上有徹底解決，我的部隊有妥善的安安排。」然後他又慨嘆着說：「可惜我半生青年時代葬送在東北，與敵寇作了十四年的苦鬥，對於內地情形知道太少。我很希望擺脫軍事，而從事經濟建設。」同時因為楊綽庵市長與關吉玉主席都有一套開明的作風，與李氏週旋，頗爲融洽，於是使哈爾濱暫時得到安寧。比如李氏會坦坦地說：「我絕不在哈市公開的或秘密的組織武裝力量。我的兵也絕不到哈爾濱來。」楊綽庵市長也曾赤裸裸的對他說：「李先生！你十四年抗日功勞，我一定向中央報告，你現在把部隊駐紮地方確定，靜待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如果到時候，不能解決，彼此非打仗不可，那麼，咱們各有各的立場，彼此互相通知一聲，大家事前好有準備，咱們握手，各人幹各人的。咱們充分表現政治家的風度。」然後他倆又笑起來，說：「打什麼？打不起來！」

這是在哈爾濱直到今天所見，大家不分黨派，不論立場的一團和氣畫面。因為這一縷緩和的呼吸

也許使發炎不致擴大；但無論如何，哈爾濱以外，仍然瀰漫着紛亂戰鬥，五常雙城，阿城，賓縣，呼蘭，拜泉，安達，緊東常常有戰鬥消息傳來，八路軍總是一個戰鬥單位，對象是誰？真是五花八門，有自稱保安隊的，有稱中央軍的，有稱是胡宗力部隊的，杜聿明部隊的，馬占山部隊的；更稀奇的新六軍剛在葫蘆島登陸，東北北部新六軍的番號早已發現。天曉得，誰在冒打旗號？在秘密談話中，甲也奉令「建軍」，乙也奉令「建軍」，原為「滿洲國」時代的軍官口口聲聲奉令「建軍」，文人黨員據說也要「建軍」，偽官兒據說也要「建軍」，究竟奉誰之命，也真只有天曉得！總之，自八一五（東北人公認的光復日）以來，五個多月光景，因為這種紛亂結果，使社會失却秩序，使東北人民掙脫了奴隸的枷鎖，但又如啞吧吃了黃連，還得受着威脅與鞭撻，其痛苦是一樣或者可說更深。

我必須在此補述一下，蘇聯友邦的軍隊對於這種紛亂狀況並未拋棄責任，他們的軍隊隨時在各地繳解各種冒牌的武裝力量，希望使混亂的局面澄清，自然對於號稱為人民的武力的八路軍及抗日聯軍，他也不加干涉。因為蘇軍限於條約，到二月八號以後，他將全部由東北撤退回國，限於兵力與時間，顯然這種紛亂的局面，並非蘇軍所能澄清，必將遺留給東北行營將這殘局徹底改善。這種艱鉅工作，最樂觀的看法，也不是一年內可望完成的。

因此，影響到政治的推進，是大都市無問題，各縣則難達到，甚至另成一行政系統；影響到交通的，是局部正常，於是也就影響到經濟，民食，燃料等等都市迫切解決的問題。

一月十六日午後，本市道外出了一樁槍殺盟國軍官案，一時人心極顯恐慌，幸虧楊緯庵市長與喀扎濶夫將軍本於中蘇友好精神，平心靜氣應付這件事，到二十號兇手緝獲並被處決，一場幾乎可引起軒然大波的事件，纔平息下去。

事情經過是這樣：一月十六日午後一是許，道外太古六七道街中間有蘇聯軍官上尉一名，士兵一名，騎馬由西向東行走，突被暴徒二名由路旁開槍射擊，蘇軍官及士兵當場斃命，暴徒並將該軍官之手槍及懷錶現款搶去而逃，警察局聞訊後，即令偵緝隊限期破案，後據密報槍殺蘇軍兇犯一名劉玉田

一名李榮久，常在道外南七道街十五號吸煙，偵緝隊得情報後，化裝至至烟館附近，竟遇劉玉田，劉玉田被捕，被偵緝隊擊斃，從其懷中搜出蘇軍手槍及懷錶，另犯李榮久現正在緝拿中。

這不幸事件發生後，楊市長會親至蘇軍部表示歉意，破案後，雙方認為完全是暴徒企圖搶錢，並無什麼背景，一場風波，幸已了事。（摘自大公報）

（五）如此長春

已經叫了十四年，佔地四四四，一九平方公里的偽滿洲國首都的新京特別市，直到本年的八月十八日蘇軍進駐以後，才由經過蘇軍許可，暫時維持市政的長春市政府把它恢復了十四年前的舊名長春。因為我們袖子上藏得有東北××的臂章，只要到街上走走，就會被民衆所包圍，賣東西的小販也會把他自己口袋叫出來的價錢打個折扣表示歡迎。到鐘表店去修表，問他價錢事先不肯講。修好了之後給錢又一再不收。所以弄得我們東西也不敢再向東北同胞的手裏買了。香烟洋火之類的小東西，只好向馬路邊托木盤賣東西的日本女人買。可是在東北的日本人，向來是以指導者自居，強迫同胞學說日語。他們自己有的連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說。與在北平的日本人大多數都會說中國話相比，又大不相同。在打手勢打不通的時候，只好拉一位在馬路上走的東北同胞暫時當一下翻譯，假如這位同胞說出我們是來自重慶的話，日本也會鞠躬如此的露出歡迎的笑臉。

豐樂路的三中井，本來是長春最大的日本百貨公司，現在，每天僅十一點到三點營業四小時，加以貨品有出無進，一切均顯出缺乏，三中井門外的馬路邊，現在則成了日本人的舊貨市場，大有重慶夫子池夜市之風，但此處僅白天才有，由花達呢的西服以至人造絲的和服，繡花被面，四真空管的日貨收音機無所不有，賣的人都是日本人，買的人第一是蘇聯軍，第二是中國舊貨小販，這個地方既被我們發現，同事中不少前往觀光者，某君曾以二百元偽幣購了一床日本式的織花絨子被面，我則以十元偽幣買了五十粒日貨魚肝油精丸，這種價格並非實際的市價，不過是等於買荒貨而已，據關係方面所提供的物價指數調查資料，如以一九二二年物價為基數，截至光復前為止，公價物為百分之六百

小民價物爲百分之二萬八千。

我們會約一位東北同胞當譯，到馬路邊一家由牡丹江附近之綏陽逃難來長春的日本人所開的點心店坐了一下，每個人叫了一份紅茶御果子，所謂紅茶御果子就是一杯紅茶另外一小盤日本式的西點，定價是偽幣四元，當坐在我們附近的三個日本吃客聽說我們是由重慶來的之後，有一個比較體面一點的上來同我們寒暄，很熱烈的同我們握手表示極度的歡迎，當他伸出他的尊手的時候，會使我腦筋裏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議的結果雖然是不願同他這隻會屠殺同胞的魔手相握，可是事實上終於還是同他敷衍了一下，同他們談了一會的結果可以歸納爲兩點，一，是大多數在東北的日人都想歸化中國，原因據他們說是受了國人寬大的感召，不過據我猜想還是他們三島衣食缺乏所致，二，是如果第一個希望達不到，則希望中國政府在接收之後，給他們一點工作做，他們很願意給中國效力云。當我問他日本投降有何感想時，他用筆在我的紙上寫了「我不關焉，軍部橫暴，」意思是不關我的事，完全是軍部橫暴所致，由此也可以看出真正的日本民心。

原駐東北的敵關東軍，全部武裝已爲蘇聯所解除，蘇聯不要而爲警局所收存的日本刀成了我們這批人最好的紀念品，——聽說敵關東軍司令及溥儀所佩之刀，已爲蘇軍齒去——刀的式樣有兩種，一種是雙手刀，約一寸寬三尺長，另一種是單手刀，寬與雙手刀相同，不過長度稍短，都是用鈍鋼所打，招待我們的人，說這種刀以前在偽滿時代中國人是不許私藏的，如果有而被發現的話就是國事犯，立刻有被捕的危險，以前的價值是三千偽幣，我們一位同事會做了一次試驗，約二寸直徑的小樹，居然能一刀兩斷，其鋒利可知，但我們所得的刀是否殺過同胞則不得而知，據說「皇軍」的刀向來是刀不離身，除非是自殺，現在武士道居然繳了械，不知這班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到那裏去了，我曾問一位東北同胞，蘇聯進兵這樣快，關東軍爲什麼不在東北的國防工事裏抵抗抗呢，他答復我的話非常意味深長，他說國防工事確實設計的週到，說得上是銅牆鐵壁，工費也是幾萬萬幾萬萬的支，可是層層折扣層層揩油，銅鐵的樣本做成了紙糊的東西，這樣貪污愛錢的民族怎麼不失敗呢？「貪污愛錢

的民族怎麼不失敗？」這句話出自東北同胞之口，值得國人的深省。（摘自上海光報）

（六）松花江上的哈爾濱

松花江是東北北部一條主要的河流，它的流域是一大片平曠沃野和莽莽的森林地帶，地下煤鐵的蘊藏也最豐富，關東的三宗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就出產在這個區域裏。哈爾濱是松花江上第一個都市。

五十年前的哈爾濱，祇有漁民部落的散居，現在市政府門前還是一汪水窪，任着從松花江上走來的年青的獵人擊手槍射擊水上的野鴨子，冬天的日子看雪花在茫茫塊大平原上飄下。一直到一八九八年來，這塊地方被人注意到了，那時帝俄剛着手經略東方，選定哈爾濱為「策源地」，隨着中東路的建築，逐步的開始經營，強幹的斯拉夫人，當時曾投資二億六千萬盧布，要把這個散居的漁村，建立起「東方的莫斯科」，中東路修成了，哈爾濱也繁榮了，到九一八事變前，哈爾濱的商業概況僅次於上海。一般建築的型式，若說大連像日本，哈爾濱正像蘇俄，而東北近五十年的歷史，也正是在這種勢力的消滅中在演變，一九三五年蘇聯把中東路賣給爲滿了，一九四五年長鐵路的蘇聯職員們，又坐在哈爾濱的鐵道局裏開始辦公，若是一九〇二年前，中國有位呂伯，樊，溫克爾（雀桑小說中人物）松花江上睡了覺，今天醒來不知是怎麼個感想？

哈爾濱是今天東北的第二個政治中心，哈爾濱是松江江的省府，而東北幾省的接收人員也都和哈爾濱發生了不解緣，有一個時期哈爾濱市內就有四個省政府，後來彭主席（濟羣）帶着人員到齊齊哈爾去了，可是電訊消息還是由哈爾濱轉出，合江省和黑龍江省的接收人員到今天還滯留在哈爾濱市裏我們先後的拜見了兩位主席。

黑江主席韓傑，四方臉，唇上留有一撮黑鬚，他是文官可也帶過兵，曾經作過監察院的委員，到哈爾濱後他很忙，凡是來見他的人他都見，尤其是從黑龍江那邊來的人，他對記者說：「今天接收東北以接收人心爲第一，不能讓淪陷十四年的老百姓對政府失望。」

合省主席吳瀚濤開險，面上微微有幾點麻子，對人很和氣，從政的經驗很高，也作過監察院副委員，他對記者說：「今天的接收工作不是危險的問題而是事的問題。」他有一位俄文秘書，現在還在重慶等飛機，在哈爾濱爲了工作辦交涉會經三顧茅廬請了一位。

現在各省最困難的問題，一個是「錢」，一個是「人」，吳瀚濤主席說他帶了四百萬「滿」幣，沒到任以前眼着就要用光了，用完了還不知到那裏去支取；說人呢，現在黑龍江省到東北的就有十八個人，合江省才十六個，若說去接收各縣，連主席和廳長都去兼一個縣長還不够數，就地取材吧，又會被人罵爲漢奸，而各省現在的接收人員多半還在重慶，有一部份留在北平，就是由重慶到北平這一段的飛機還得靠私人的關係去買票。

松江省政府算是順利接收的了，現在的省府設在偽滿的濱江省秘書廳裏，三十一日我們去拜會關吉玉主席，關主席是中國很有少數的財政專家，他整理四川財政的政績和田賦徵實的成就給國家很大的貢獻，他身材不高，戴着黑邊眼鏡左眼點斜視，看樣子不像官簡直是個學者，他對東北問題的看法覺得祇要外交上順利的開展，國軍早一點開到東北各地，東北的局面便會安定。

在哈爾濱我們還會到一位共產黨員，李兆麟先生，他現在是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我們見面的時候他開頭個說：「我是共產黨員。」這樣坦白明快的說話，在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李會長是遼陽人，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他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參加過東北救國會，後來便自己幹，他開始組編隊伍的時候才七個人七隻船，奮鬥十四年到「八一五」前，在他領導下的抗日聯軍擴充到了二十萬的武力，他看來有三十五六歲，高個兒，前頂微微有點禿。談起話來很爽快流利，得過蘇聯的紅旗勳章。

李氏以共黨身份 移論東北問題他說：「東北的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份，十幾年來孤軍奮鬥和黨失去了連繫，可是共產黨員一直是根據馬克斯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主義的指導和一貫對黨的認識去奮鬥，」記者就問他以共產黨的身份對蘇聯和紅軍在東北的行動作什麼感想，下面我摘錄

了他那次談的大意和語句：

「在歐洲轉戰了四年的紅軍已經很疲累了，而國內剩下婦女在工作，可是蘇聯爲了消滅東方的法西斯潑然的又把紅軍調到東北來，斯拉夫人的血流在東北，這個代價就是希望這塊土上不再有對蘇聯東方邊疆的威脅，要解除野心家指揮人民反蘇的顧慮，蘇聯紅軍今天已經把要搬光的戰利品統統搬走了爲什麼還留在這裏呢？就是要看看我們怎樣做，今天的東北若是民主的局面就不同了，因爲人民大眾不會反對蘇聯的。」

談話的題目又轉到東北的接收和蘇聯向我們提出的經濟合作和文化合作，他覺得共產黨員也有很多犯幼稚病和存有偏見，以雙城縣接收作例子，他曾經寫過兩次信給雙城的負責人，讓他們交給政府派去接收的人，可是雙城到今天還是不能順利的接收，關於後一點他認爲我們應該和蘇聯合作，尤其是文化上的合作，效法蘇聯，因爲蘇聯先進了一步，以國家民族的立場採取蘇聯的能適合於中國的東西來建設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談了一個多鐘點，才告辭。

哈爾濱是個國際都市，這兒有中國人，俄國人，日本人，朝鮮人，還有白俄。日本人這十幾年來一向是處於優越民族的領導地位，可是「八一五」後的遭遇也最慘，男的剩下不多了，女的除了賣淫外，就是在旅館裏和咖啡間裏做侍女，做第二等侍女，也有做小販的，當然也有些有錢的人今天還過着舒服的日子，他們對這種遭遇並不服氣，在哈爾濱有下毒藥害死中國人的事間發生，也有使蘇聯軍使中毒的小食店，在「八一五」後自殺的有，到不多，今天有很多日本女人改着中國裝硬說是中國人，有一次一個日本女的對我說她是上海人，經我盤問後完全路出了尾巴。日僑集中問題現在根本談不到，白俄一向在哈爾濱就多，年青的一羣好些是哈爾濱生的。他們這麼多年來過着吉布賽人的生活，現在是第一流強國的公民，漂亮的白俄姑娘過去陪着日本軍官跳舞，今天又抱起蘇聯的紅軍英雄來了，蘇聯政府雖然允許他們入籍了，可是有很多不情願的，他們覺得還是過去那種生活方式是自由的，民族

問題也是哈爾濱一件複雜的事。

哈爾濱是丁字形的中國長春鐵路的中心點，就歷史和形勢上說這一點上表現的中蘇關係最密切，哈爾濱的繁榮和發展，在在都和蘇聯有直接的關連，哈爾濱是東北北部軍政的重心，它的重要性正可比之於南邊的大連和旅順港，未來的東北舞台上中蘇友好的表演將在哈爾濱這一點上表現得最濃重。

(摘自益世報)

東北九省的新形勢

關於東北收復地方的行政新區畫，已如前述。茲爲進一步明瞭。各省之新形勢起見，特將各省之管轄範圍，所屬縣分，及其經濟情形，分叙如左：

▲遼寧省 包括舊遼寧省之大部，東接安東，北隣遼北，西界熱河，以瀋陽爲省會，轄縣二十五：爲瀋陽，遼陽，遼中，木溪，撫順，鐵嶺，新民，法庫，四平，海城，蓋平，復縣，新賓，清原，金縣，錦縣，錦西，興城，綏中，義縣，北鎮，盤山，台安，黑山，彰武。

本省之優點有五，氣候最優良，因爲位置偏南，地勢不高又接近海洋，雨量豐沛三冬不太寒，夏無酷暑，第二，農業最發達，因爲地勢最平坦，平原多，丘陵少，開闢的時間較久，主要作物爲小麥，高粱，大豆，玉米，除供本地消費外，尚有餘額，向外輸出，第三，工業礦業最發達，南滿鐵路公司管制下的煤礦，煉鐵廠，煉鋼廠，機械工業及民營的炸油工業，大部分在本省，撫順，本溪湖，遼陽的煤，佔各省煤產量的首位，鞍山弓長嶺的鐵礦，是中國鐵礦儲藏最富的區域，遼寧有藏量豐富的煤與鐵，煤鐵礦區相距又甚近，開採又容易，所以本省不僅是東北各省中最重要的省份，也是中國發展重工業的基本省區，第四，交通最便利；鐵路四通八達，均以瀋陽爲中心，第五，大縣市甚多，除省會瀋陽外，如營口，撫順，鐵嶺，蓋平，錦縣等地，工務業均甚發達，有這些原因，一般願往東北工作的人士，莫不希望先去遼寧。

▲安東省 本省西接遼寧遼北，北接吉林，東隣朝鮮，面積六萬八千二百方公里，人口五百三十四萬，轄十五縣，爲安東，鳳城，岫巖，莊河，寬甸，桓仁，通化，長白，撫松，輝南，金川，柳河，濛江，輯安，臨江，以安東市爲本省省會。本省形勢南北狹長，山地甚多，與遼寧省完全相反，本省包括長白山脈之南部，介於鴨綠江與遼河兩河谷之間：丘陵縱橫，平原稀少，因此農產不豐，僅河谷地帶有農田分佈，食糧可以自給，但無餘額以供輸出，本區構造複雜，煤礦儲量不多，電工業發展之希望，遠不及遼寧省，交通方面亦甚困難，僅有安瀋鐵路一條，以南以北，均無鐵路，聯絡至感不便，本省亦有三大優點：第一，鴨綠江水量豐富，落差甚大，可以發展水電，將來電化安東省，鴨綠江所儲藏的能力，足以勝任，第二，長白山地森林茂密葱鬱，是中國木材最重要供給地，鋸木業，造紙業，本省工業均有極大發展的希望，安東將爲中國極大的木材都市，第三，本區地勢複雜，又接近朝鮮半島，氣候甚爲佳良，由安東南至大東溝，可成爲重要的工商業地帶，且可以發展國際貿易。

▲遼北省 本省南接遼寧，東北接吉林，安東，西北接熱河，察哈爾，嫩江，興安。面積八萬九千方公里，人口三百八十六萬，轄十縣，爲遼源（雙遼）梨樹，昌圖，開原，西豐，西安，東豐，海龍，長嶺，通遼，以四平街爲省會。

本省爲一西北東南向之狹長省份，東南部是極肥沃的平原，西北部是平原與蒙古高原之間的漸移地帶，東南部有中等的雨量，可以發展機械農業，至要作物爲小麥，大豆，高粱，西北部雨量稀少，不能發展農業，僅可發展畜牧，所以遼北省是一個農牧區域，東南部交通甚便，有兩大鐵路中心，一爲四平街，一爲遼源，其餘各縣，亦接近鐵路或公路。

▲吉林省 本省南接安南遼北，北接松江，西隣嫩江，東隣朝鮮及蘇聯，面積一十二萬二千七百方公里，德惠，九臺，農安，乾安，扶餘，永吉，舒蘭，蛟河，敦化，樺甸，榆樹，懷德，伊通，延，汪清，和龍，渾春，安圖，盤石，以長春爲省會。

本省有四大特性：第一，爲一東西狹長的省份，東部爲長白山脈的北段，山嶺甚多，森林茂密，

大部份尚希砍伐，西部是平原和丘陵分佈地，農業甚為發達，農業牧業林業的發展，均有莫大的希望。第二，本省礦藏亦相當豐富，有煤有鐵，亦有水利，工業前途無限，第三，鐵路交通，極為發達，西部有三大鐵路中心，為長春，吉林和拉法，東部有三大鐵路中心，為朝陽、川圖門和汪清，由此再東可達朝鮮北部的羅津、清津兩港，西部的長春是一個重要的工業都市，東部的渾春、延吉、汪清圖們也是工業發達的小都市，第四，本省的東部即以前日本所稱的間島，除我國人外，朝鮮人、日本人很多，東面又隣接蘇聯，民族的複雜，容易鬧起國際糾紛，從另一方面來看，本省東部接近海參崴及羅津，既可以發展國際貿易，西部的長春，又居該九省的中心，皆足以加強本省的地位。

▲松江省 南接吉林，北接合江及黑龍江，西隣嫩江，東隣蘇聯，面積八萬八千七百方公里，人口四百零九萬，轄二十一縣，為綏陽，東寧，穆稜，寧安，阿城、賓野，雙城，五常，珠河，延壽，呼蘭，巴彥，木蘭，肇東，肇州，蘭西，東興，安達，青岡，肇源，以哈爾濱為省會（政府已定濱江為特別市，省會與市區的分區，尚無明文規定）。

本省亦為一東西狹長省份，與吉林省大致平行，其特性亦與吉林省大致類似，第一，地勢相似，西部是平原農業區，東部是山地森林區，第二，哈爾濱是西部鐵路中心及工商業中心，牡丹江是東部鐵路中心工商業很發達，第三，綏芬河到哈爾濱的穆稜是國際交通網，含有重要的意義，本省可能為中蘇貿易上最發達的省會，第四，本省和吉林省尚未大規模開發，將來尚可容納大量由內地移入的人口。

▲合江省 本省位於中國的東北角，烏蘇里江與黑龍江是中蘇的國界，也是本省的省界，松花江、烏蘇里江及黑龍江三江相會於本省，故稱合江省，面積一十一萬方公里，人口一百八十萬，轄十八縣為東安，虎溪，饒河，寶清，林江，勃利，密山，樺川，鶴立，湯源，通河，方正，依蘭，富錦，同江，撫遠，綏濱，蘿北，以佳木斯為省會。

本省的特性，與以前所述者不同，第一，本省為平原濕地區，地勢低窪，三江流貫其間，沼澤縱

橫，排水不良，開發困難，人口稀少，將來若能改善排水系統，消滅沼澤，可成爲大移民區域，第二，本省平原難廣，但冬季嚴寒，無霜季太短，推廣農業相當困難，不若發展牧畜，可作中國的乳肉供給區。

▲黑龍江省 本省位置最北，北隣蘇聯，南接興安，嫩江，松江，合江，面積一十六萬七千方公里，人口二百二十一萬，轄二十三縣，爲饒潭，漠河，鶴浦，呼瑪，奇克，遜河，烏雲，佛山，孫吳，綏化，北安，鐵驛，慶城，綏化，海倫，望奎，依安，德都，克安，克東，拜泉，明水，嫩江，以北安爲省會。

▲本省爲一山地森林區，與合江省又完全不同，包括小興安嶺的全部，嶺北是黑龍江谷地，嶺南是嫩江谷地，人口分佈於谷地平原，山地甚少居民，本省爲九省中冬季最冷的地方，漠河附近冬季最低溫可達攝氏零下四十度，非一般人所能適應，本省生長季太短，平原又甚稀少，農業不能有大規模的發展，惟林區廣大，木材佳良，造紙業，木材工業，獵業，均有發展之希望，小興安嶺岩層古老，以產金著名，本省有兩大鐵路，一爲由漠河經嫩江縣直達齊齊哈爾，一爲由黑河南經饒潭孫吳北安綏化直達哈爾濱，此兩大南北向鐵路線復有兩條橫線以聯絡之，一由嫩江達饒潭，一由寧年達北安，有此二條鐵路，將來與蘇聯阿穆爾省的貿易關係，可能日趨親密。

▲興安省 本省位於西北部，西鄰蘇聯及外蒙古，東鄰黑龍江嫩江及遼北省，面積二十四萬九千方公里，人口三十一萬二千，轄七縣，爲七乾，呼倫，室韋，驢濱，雅魯，布西設治安，索倫設治局，以海拉爾爲省會。

本省面積最大，人口最少，山地最多，爲一極欲開闢的區域，本省幾包括大興安嶺的全部，此嶺與小興安嶺不同，嶺的東坡雨量最多，有相當發育的森林，西坡以雨量過少，爲草原區，僅可作爲牧畜，本省人口雖僅有三十萬，但民族甚複雜，除漢人外尚有蒙古人，索倫人，文化非常落伍，以現在情面而論，此省在東九省中荒涼的貧困，若能測定計畫，移民實邊，改善邊民教育，積極建設，則本

省實爲，最易著手最易收穫的省份，有志於邊疆建設的人士，實應選擇此類的省份爲其工作區。

▲嫩江省 本省包括嫩江平原之大部，南北狹長，西接興安遼北，東接吉林，松花江，黑龍江，面積六萬九千二百方公里，人口二百四十一萬，轄十六縣，爲黑龍江，泰來，泰康，甘南富裕，林甸，納河，大賚，突泉，安廣，鎮東，開通，瞻榆，洮南，白城，景星，以龍江（齊齊哈爾）爲省會，嫩江縣在黑龍江省內與本省同名，以後宜改正，以免相混。

本省純爲平原區域，有中等雨量，爲大農業區，尤宜推廣機械農業，我國若推行農廠制，採用新式機械，廢止人力畜力，此省實爲一最合理想之區域，本省鐵道交通甚爲發達，有三鐵路中心，南却爲白城（洮安），中部爲昂昂溪，北部爲寧年，可謂四通八達之區。

關於東北問題的各種看法

東北成問題麼？成國際問題呢？還是成政治問題？既然成了問題，那麼需要怎樣來解決？關於這些問題，最近滬滬在全國報紙上，使四萬萬對大眼睛都在面向東北看！因爲每人有每人的中心思想，每個有每個的中心立場，所以各方的論調不一，言詞亦隨之分岐，鬧得老百姓的頭昏眼花，是非難辦，好在誰都承認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心是爲國家的，所以將現在各種不同論調之精華，選摘在這裏，使主人們——人民——自己來判斷自己家務事。

▲東北問題應國際解決

——重慶中央日報社論——

（中央社重慶二十一日電）渝中央日報，二十日發表社論，「國際問題應國際解決」一文，略稱，東北問題，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問題，本質不同，東北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國際問題應當國際解決，中國共產黨如若企圖以政治問題，而妨礙這個問題的國際解決，那就不獨妨害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附件的執行，並且這威脅遠東和平，他們應負此兩重責任，今天我們還要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於東北問題的一個策略，希望國人特予警惕。

中國共產黨對東北問題的策略，是很容易看出的，他們企圖將這一個國際問題，轉化為中國內政問題，一則淆亂國內國際的觀聽，二則掩飾其支解國家分裂民族的意向，本文就於這兩點加以剖析，今日東北問題，是中蘇兩國之間，依照中蘇條約的精神和附件的文字，而無理接收的問題，問題的焦點，是中國政府對東北能接收或不能接收，誰都知道中蘇條約及附件的訂立的執行，不獨是中蘇兩大國民所注目，並且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各國所關心，為甚麼中蘇兩大國民，注目於這一事件，因為兩國和平相處，是兩國和平建設之所需，為甚麼世界各國關心這一事件，因為東北問題，是遠東和平之所繫，也就是世界和平之所繫，在這舉世矚目的關頭，中國共產黨企圖轉移國內外視線，因而企圖轉化此國際問題為國內政治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策略，這是大家必須警惕的一點，中國共產黨支解國家分裂民族的意向，本報就指早出過，評論過，中國共產黨在不久以前，曾提出過中國地方制度，應取「聯省自治」的主張，他們並且主張將「聯省自治」訂入憲法，使他們的意向化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我們會痛切陳詞，指出他們分化中國為無數獨立區域，獨立政府，將使中國陷入國亡種滅的深淵，我們這一評論，今日由於中國共產黨對東北問題的主張，而得到更為明確的證據，這是大家必須警惕的第二點，就於這一點，我們忍不住還要說幾句話。

我們要問中國犯了什麼罪，要受支解，九年之前，中國為了國際正義，拒絕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毅然決然站在反侵略陣營的最尖端，竭盡國力，對日本侵略強權作全面的抗戰，抗戰八年，我們希望的結果，是國家獨立，民族完整，以安定遠東，消弭戰爭的因素，這是我們抗戰的目的，我們並沒有窺伺四隣各國的領土主權，我們只希望保持自己的領土主權，我們這個希望，自問並不過奢，為什麼抗戰結束以後，我們的國家要受支解，老實說，當聯合國戰勝侵略國之後，在遠東應當依照開端會議，予以解散者，是日不是中國，如果中國共產黨企圖取得政權，以支解國家，分裂民族，來對付中國國民黨，我們也要坦坦率率的解釋一下，中國國民黨，今日正在採取步驟，準備結束訓政民實施憲政，在國民大會制頒憲法以前，國民政府邀請各黨派參加決策，共負國家的責任，在國民大會

制頒憲法以後，如若中國共產黨能得民心，儘可循法定的軌道，代替中國國民黨負起國家的責任，政府本可更迭，國家仍是大家的國家，我們相信國家的獨立與完整，是任何黨派同此愛護之一事，縱令說中國國民黨革命抗戰有罪，國家犯了什麼罪，我們還可以懇求中國共產黨，你們可以處分中國國民黨，你們不可以處分中國四萬萬同胞共有的國家，中國國民黨是以國家的利益爲黨的利益的，凡有利於國家的事情，中國國民黨決不恤自己犧牲，以期共有所成就，因此抗戰一旦終止，中國國民黨並不居功，立即採取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的步驟，中國共產黨今日如爲爭政權而毀國家，我們以爲這是不必要的。

然而中國共產黨果真要支解國家，分裂民族，中國國民黨必更自覺對國家民族的責任之重大，中國國民黨必更自覺其放棄責任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凡是愛中國的中國同胞，也不會允許一個政黨有割裂國家民族的措施，並且我們自信中國國民黨，決不會有此措施，這是我們可以告訴國人，請大家安心的，最後我們還要告訴大家，今日國民政府，決定「忍讓爲國」的方針，爭取和平建設的進行，凡事實之需要忍讓者，政府必盡量忍讓，凡事實之不能忍受者，政府必據理爭持，這是我們的信念，希望大家同此信念。

▲東北問題必須政治解決

——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自從十六日以來，陪都言論界熱烈的討論東北問題。討論東北問題，這是一件好事。東北是中國的東北，凡屬中國人民，當然要關心東北問題。但是，討論有兩種討論方法：一種是真心誠意爲了解決問題，爲此目的，必須進行調查研究，把事情弄清楚，於是根據事實來得出正確的結論；另外一種，則其方法不在弄清事實，而在於不顧客觀的事實如何，惟求做出自己主觀的結論，甚至爲了達到主觀的結論起見，把可靠的消息拋在一旁，跟着錯誤的謠言做尾巴，只說些激動感情的話，這樣勢必把國事弄糟。舉列來說，現在盛傳蘇聯提出許多經濟要求，比中蘇條約所規定的要多得多。此項消息，

由十五日益世報所傳出，十六日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何鳳山即加以辯正，由中央社發佈在各報登載，既然這種辯正了，而且發出這個辯正的來源是政府的外交機關，那末我們負言論之責者，至少應當去調查一番，究竟蘇聯的經濟要求，是那些項目，然後再下結論，不應當跟着益世報做錯誤的尾巴，再比如所謂「東蒙」問題，據莫德惠先生談，起因於興安省十三旗蒙人，要求行營不要改「旗」為「縣」，行營不理，激怒蒙人所致，並非如上海申報所報導者。我們負言論之責者，也至少應去調查一番，不應該跟着申報做尾巴。又比如中蘇友好條約是否公正，為什麼是公正？不妨問問親自簽訂條約的宋子文先生。我們應該說，東北淪陷了十四年，又經過了一個大翻身，問題異常複雜，因此在論到東北問題之時，萬不應該輕率。調查事實，謹慎發言，言論界能這樣做，人民將受益匪淺，否則，適足以製造混亂，增加糾紛，望我言論界引以為戒。

關於東北的中共所領導的力量問題，以及這個力量與蘇聯有什麼關係，亦請調查一番。有一個報紙說，日本佔領東北十四年，未聞有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在東北。如果稍為調查一番就可以知道，自從我國正規軍因受「不抵抗」的命令而退出東北之後，直到東北收復為止，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從未斷過。楊靖宇，趙尚志，周保忠，李延祿，李紅光，都是共產黨員，又都是抗日聯軍中有名的領袖。小說家蕭軍先生，寫過一本「八月的鄉村」，就是描寫這些軍隊的活動。這些軍隊，在正規軍退却之後，在艱難最困苦的情形之下，作戰十四年，豈容輕輕一筆抹殺？有一個報說：中共領導的軍隊，是經過蘇軍「協助」才進入東北，亦是同樣的毫無理由。蘇軍所協助的，是東北的解放，至於中共領導的軍隊，早已有一部在東北，用不着誰來「協助」進去。有一個報說：東北的中共領導的軍隊，是由於蘇軍幫助，才發展起來。如果稍為調查一番，就知道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毫無任何幫助，由幾萬人發展到一百多萬人。這樣的軍隊，為什麼在東北這塊土地上，却非別人幫助就不能發展呢？中國共產黨人在東北抗戰的，如楊靖宇，趙尚志，李紅光等都已经做了先烈，我們足以自豪的，是在東北這樣艱苦的抗戰環境中，而且在自己隊伍中只有烈士，沒有出過一個降將，世界日報可以無須希望中

國共產黨的堅強隊伍中會出現什麼「汪精衛」。

東北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問題應該政治解決，東北的問題同樣應該政治解決，中共方面，一向爲此而努力。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曾有朱德總司令的談話。今年一月下旬，中共曾贊同馬歇爾將軍的提議，派停戰小組到營口去，惜因國民黨方面對此未作決定，迄今未能實行。本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言人重申四項原則：

(一) 現在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機構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不合於東北與全國的民意。因此，從行營及其政治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到各省政府都應改組，儘量吸收東北民主人士與國內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權。

(二) 對於東北現有抗日民主部隊，應予以承認並整編，使與國民政府派去的軍隊共維地方治安，消滅偽軍，土匪，避免軍事衝突。

(三) 對於東北各縣民主自治政府應予承認。如認爲它的基礎尙有不够廣泛之處，亦應採取協商改組辦法，或另行選舉，不應不予承認或堅持委派的不民主辦法，而反對人民選舉的民主辦法。

(四) 現在中蘇友好，國共停戰，全國要求裁二六復員，東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隊協力維持，故國民政府爲恢復主權而開入東北的部隊，應限制在一定數量之內，以減輕人民負擔，以利和平。至於改編東北偽軍及利用華北偽軍（如姜鳳飛新二十七軍）去接收東北主權，則應予以禁止。

中共中央根據自己負責同志的詳細調查，提出這四項原則，態度是慎重的，是誠心誠意要解決問題的。我們希望陪都言論界也以同樣的慎重態度，和誠心誠意要解決問題的態度，來討論這四項原則。事實如有不明，就請進行調查，然後再來發言。否則，不論什麼煽動性的話，或許可以吵動一時，久了也就無濟于事。

(二月二十日)

論「東—北—現—局」

——上海週報第二十六期評論——

一、駁「汪精衛」說

世界的潮流澎湃洶湧，奔騰直前，時代這個東西隨時隨地在考驗着人，及不上潮流的被剩在後面了，倒行逆施企圖抗拒潮流的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輩，現在已被時代的巨輪碾碎了，我們當還記得羅曼羅蘭在上次大戰時站在人民的立場反對戰爭，反對大財閥們所製造的民族偏見，曾經遭到多少反對，幾十年的工夫，先知先覺們的話實現了，今天，「人民世紀」的呼聲多麼高亢響亮，人民已經逐漸地擊碎了民族的偏見，開始團結，全世界的人民開始逐漸地團結爲一了。

幾年以前，尼赫魯曾經建議將來建立「中印聯邦」，幾個月以後，當美英政府準備保持原子彈秘密的時候，美國英國的文化界知名之士，包括大部分的科學家思想家，曾經宣言主張這個武器必須國際共管，而就在幾天以前，前美國駐蘇大使，戰爭中爲美蘇團結盡過最大的努力的台維斯，發表他對於加拿大境內蘇聯間諜案的意見，他說：原子彈秘密既不公開，蘇聯是有權利刺探這秘密的。

這一種不爲目前短時期的私利，而爲長時期全人類的整個繁榮着想，站在全世界人民立場來說話的高貴精神，值得我們欽佩贊揚，值得我們學習。

就拿共管原子彈的事來說，當然主要的不是找西班牙來共管，不是找阿根廷來共管，而是與蘇聯共管，爲什麼文化人，主張與蘇聯共管呢？不僅是爲了酬勞蘇聯在戰爭中的辛苦，而是因爲如今每一個清明的人都知道，蘇聯的政策是要全人類和平相處，他是永遠和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的，是世界人民的先鋒。

我們看，這一次倫敦的聯合國大會中，蘇聯怎樣嚴厲地批評過英國帝國主義作風，然而英外相在

下院報告中說，雙方雖有激烈抨擊，然無妨於友誼，而且他和維辛斯基的友誼只有因之增加了。這在今天反蘇大家的思想裏，豈不可怪之至。

中國現在也有和蘇聯共管的東西，不是原子彈，而是大連旅順，這是由傅斯年王雲五諸先生們所「絕不能原有」的羅斯福從中拉攏成的，期限是三十年，也和共管原子彈一樣，消極地說是報賞蘇聯的犧牲——蘇聯人在東北所灑的鮮血，所喪失的性命，積極地說是加強盟國在戰後的團結，制壓預防日本法西斯再起。

也和美國有人反對共管原子彈一樣，中國也有人反對中蘇合作，不但自己反對，還要警告一切「親蘇聯」的人，重慶世界日報就警告中共不要當汪精衛。

中共若是汪精衛，那麼英美的科學家思想家就是英美的汪精衛，羅曼罷蘭是法國的汪精衛，台維斯基也是美國的汪精衛，艾德禮貝文也是英國的汪精衛，而主張建立中印聯邦的尼赫魯就是印度的汪精衛了。

這又是一個新發明的大帽子。

二、論汪精衛

汪精衛是反對人民，也是反對人民的朋友蘇聯的，我們每一個知識份子，都是從舊環境裏出來，不肯自己冷靜地反省自己，不肯好好求學問明瞭世界大勢，憑自己一點小聰明胡說話胡做事。就很可能成爲汪精衛，我願引述梁啟超批評李鴻章的話：

史家之論霍光，憤其不學無術，吾以爲李鴻章所以不能爲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來源。當此十九世紀競爭進化之際，而惟彌縫補苴，偷一時之苟安，不務擴養國民實力，置其國民於威德完盛之域，而僅撫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術，飲與世界著名大政治家相角，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

我們應當覺到梁啟超所說的不是李鴻章一個人。而是一件事。他說的是在世界激流中，淺薄近視的知識份子，終必得小失大。而被掉在潮流後面。

汪精衛也是這樣一個不學無術的政客。他不知道今天的世界，現代的潮流。他不但不知道美國，不知道蘇聯和歐洲，他也不知道日本，也不知道中國的人民。他看見武漢失守，長沙危險，就覺到不得了了，趕緊到敵人保護之下來「收拾殘局」。「讓其大者，而爭其小者」。什麼是小者呢？就是面子。日本說：好，一等「全面和平」，我就完全撤兵，保持你們主權完整。什麼是大者呢？政治上是請日本顧問；軍事上是聯合「剿匪」，重陷中國於混亂之中；經濟上是什麼「振興」「開發」的會社，官民間財富滾滾向日本財閥腰囊中流去。

今天，也有人覺到東北不得了，來要求用「強硬外交」收拾。口號是：「獨立」重於民主。他們以為現在已不獨立了。假使真要那樣講「獨立」，把東北的蘇軍和華北調處執行部的美國軍人都請回去，不是正遂了一些人的心思，東北和華北全可以大打了嗎？

我們以為目前第一步要幹的是要求停戰命令在東北生效，第二步是要求政協決議在東北生效，協商產生地方政權。蘇軍和美軍只要中國民主之後，在中國做什麼呢？每一個中國人都希望盟軍退出中國，都不希望人家干涉中國的事，但假使他們極短時期的留駐可以避免中國的大流血，中國人民還是願意忍耐的。我們決不願意因小失大。主張因小失大的多半是蔽於反見和短視，而在因小失大之中獲利的，過去是日本的財閥軍閥，現在則是中國的官僚資本家和少數內戰專家。

人類的成見很多，以民族的偏見為最難擊破的一關，爲了不正當的民族觀念，人類演過不少大悲劇。即就最近來說，希特勒創造民族優越說，日本小學生都要受到征討支那的教育，說是支那人很惡，支那隨處是土匪，然而支那遍地富源，支那人自己不開發，還拒絕日本人開發，應予「膺懲」。他們抹殺了日本財閥軍閥在中國壓榨剝削的事實，而美其名曰「開發」，正跟今天想在東北貫徹「地方不讓，軍權不讓」的人們，偏美其名曰「中國不能接收」一樣。今天中國的打手和官僚資本是很明白

的，只要他們抓住了東北，他們在經濟上已經佔了莫大優勢了。

在科學這樣發達的現在，國與國的關係這樣密切，每一個國家的內政影響到全世界，現在再不應該故步自封，說內政外交根本是兩件事。若是英國大選中工黨不獲勝，美蘇外交對立當比現在尖銳得多；而若不是美蘇英干涉中國的剿匪政策，壓迫野心家停戰，中國如今當還在更大的混亂中，上海的米價也許比現在還要高幾倍。

今天的知識份子（其中還有不少同情汪精衛的），若不想不走情汪精衛的舊路，就必須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有更遠大的目光和更寬廣的胸懷，到國際，到別的國家以內去找尋朋友，因為現在是「天下一家」的時代了。

三，論這一次反蘇浪潮

文匯報的記者在哈爾濱去訪中共方面負責人，問到蘇軍延遲撤退的原因，該負責人說：爲了不知中國是不是民主。我們政府是怎樣答覆蘇聯這種行動的呢？是延攔對馬歇爾東北停戰建議的答覆，是在東北開起火來。一方面這樣不民主，一方面就有人造謠反蘇。

第一個謠言是益世報造的，所謂新二十一條的「四項要求」，後來政府否認了，但今天仍爲一些人所樂於傳揚。第二個是硬指內戰之中的一個悲劇張莘夫案爲「蘇方陰謀」，不要求停止內戰而要求蘇軍撤退。若是蘇軍現在就撤退了，千百個自相殘殺的張莘夫案和昆明慘案就會在東北各地演出。第三個是指東蒙問題爲蘇聯「割裂邊疆」。莫德惠先生說東蒙問題是爲了當地蒙人向行營要求不要改旗爲縣，不能獲准，而來向中央請願，內政部長張厲生也說「俄人實際並不加以控制」，然而許多團體還在向蘇聯抗議。

蘇對是向中國表示過願意經濟合作的，美國也有過這樣的表示，長江大水閘就是合作的計劃之一。每一個國家在建國時期中都歡迎正當的外資，日本，美國建國時期都應用過外資，現在早就本利還清，工礦也收回了。和平建國綱領裏也有利用外資的規定，現在怎麼一聽經濟合作，就暴怒慌張起來

了嘛？

在人民的世紀裏，還要指蘇聯爲第二日本；在民族自決喊了幾十年的現在，還要指外蒙爲第二僑滿，真是「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鴻章生於今日，不至如此！

靜下心來想一想，真覺到無限沉痛！十四年前九一八的時候，日本知識份子有一部份喊過禁止日本財閥資本進入滿洲，但在不民主的政治下，他們哪裏禁止得了？財閥與軍閥是勾結着的，日本政府是財閥的奴才，於是幾年之後，財閥資本由「滿洲」而把持住「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切資源，日本人民這幾年來已經生活在普遍的飢饉疾病之中，戰爭結束之後甚至向這樣貧困的中國乞討食糧，這還不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嗎？我們若不努力爭民主，讓官僚資本在「國營」的招牌下把持東北的經濟，第二個日本不是蘇聯，而是中國！在人民赤貧到這種地步，後方收復區遍地餓殍的今日，我們的知識份子現在「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地責備別人而不整頓中國，全世界的清明人士將爲我們這種因小失大的行爲而痛心。

我再引孫科先生前兩天發表的「慶祝蘇聯紅軍建軍第二十八週年紀念」文中的一段，來給那些認爲中蘇條約是違反中山先生和列寧先生合作精神的先生們看，來預祝東北與許多地方在政治協商會議後仍存在着的不民主現象，和由於這些不民主現象所引起的國內國外的不諧與混亂，能够早日澄清。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但是實現了中山先生臨終時對中蘇兩大民族永久提携合作的希望，而且是適應了中蘇兩國由共同對日作戰階段，以至戰後共同復興建設時期中的希望與環境。中蘇兩國今後必須根據這個條約以求兩國有關問題之圓滿處理，同時藉此以維持遠東的和平。」

——不強於一九四五，二，二十四，（文責自負）——

東北問題與中蘇關係

一個月前，當蔣夫人到東北慰勞紅軍時，曾代表蔣主席分送「致在華蘇軍將士書」。那封信上這樣說：

「回溯過去我們中蘇兩國，自始就有着深厚的傳統友誼。遠在二十年前，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與貴國領袖列寧先生，已爲中蘇兩國的革命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兩國早就有了携手邁進，共同致力於人類解放大業的信誓。我確信在這一次反侵略的空前勝利之後，惟有同盟國間的衷心合作與互助，才能鞏固世界的和平與獲得人類的進步。尤其我們中蘇兩國，更應永遠保持過去偉大傳統友誼，並且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以期永遠確保既得的勝利和爭取戰後世界永久和平。」（一月二十三日上海申報北平專電）

然而不幸，並非一切的人都能認識這個真理。那些今天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策動反蘇運動的人們，就是公然背叛上面的信誓，企圖把中國推返黑暗的絕路。他們的目的是推翻敵寇投降後中國的兩大成就，即對外締結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協定，和對內成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五大決議，並且同時反對蔣主席，反對宋子文與政學系。（讀者可以從許多報紙上看到一些斥責宋子文簽訂中蘇協定的評論，至於後一點，可參看文匯報二月二十三日重慶特約記者茹辛所寫的「晴雲仍濃的陪都」。）

這些反蘇運動的擴張並不是偶然的。此刻從渥太華到重慶，到處有反蘇的叫囂。從國際上來說，這是莫斯科外長會議，特別是聯合國大會閉幕之後，針對着各國人民運動一連串勝利之後的反動；在國內，則是針對內戰停止，政治協商會議獲得偉大成就，中國開始走上民主道路的一種反動。反蘇運動是目下許多反民主攻勢的一個重要部份，這一運動的人爲的擴展，一方面固然說明反動力量的強大

，另一方面，却又說明他們爲着對抗日趨堅強的人民力量，已不能不作絕望的掙扎。每一個清醒的中國人，應該不怕冒着一切的毀謗，拆穿反蘇的詭計，使東北問題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二

我最近讀了夏衍先生發表在「周報」二十五期上的「論中蘇關係」很被他的激憤的心情所感動。中國的確有許多人对這「雪中送炭」的同盟者懷着非常深刻的幾乎是先天的偏見，因此這位沉默的援助者歷來所受的待遇十分不公平。人們的稱呼是中美英雄，曾經在中國最堅苦的年頭不但袖手旁觀，而且獻出天津的存銀，引渡中國的官員，並切割西南輸血管「滇緬路」的大英帝國，在若干人眼中，這是較勝一籌的。蔣夫人在長春時，曾經說到：「蘇聯曾於中國開始對日武裝抵抗之艱苦時候，給我援助，不僅助我飛機，且助我以飛行人員，蘇聯人民乃中國之真誠友人，此點余知之最詳，蓋是時余係擔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職務。」可是這在當時是唯一的軍事的與龐大的經濟援助，不但少被人提起，而且還有意加以抹煞。固然蘇聯並不希望中國報恩，但無論如何，結果決不應是以鐵酬金，恩將仇報。甚至蘇聯紅軍的血灑在東北原野之後，中國「輿論」上的反蘇論調實際上仍未低沉過。而現在，在惡意的煽動者的欺騙策動之下，竟有許多人在紅軍紀念節包圍蘇聯領事館，高喊「打倒赤色帝國主義」，「打倒史太林」的口號，難道這些就是蘇聯應得的酬報？

他們反對蘇聯的許多理由中，主要的有如下四項：第一是蘇聯在參戰之前，與英美秘密簽訂了雅爾達協定；第二是延不撤兵；第三是實行「經濟侵略」；第四於「侵害主權煽動東蒙獨立」。這些理由是否充分的根據呢？

讓我們先看雅爾達協定。這協定之所以秘密，並不是因爲牠侵害了中國，而是爲着不讓敵人日本得悉盟國作戰部署與蘇聯參戰計劃。唯其如此，所以在敵人投降後才予以公佈，這是一。其次，雅爾達協定與中蘇友好同盟協定，除關於庫頁島與千島羣島部份之外，是完全同一內容的東西，所不同的是一由斯太林，羅斯福與邱吉爾訂立，一由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這說明不論中國政府是否事先知道

雅爾達協定，他是願意與蘇聯訂立這一個與協定內容相同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這一舉動完全符合中山先生的遺教與中國的和世界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正在進行的中蘇談判不要超過中蘇條約，一方面又反對雅爾達協定，只說明了反對者思想上的矛盾與混亂，更說明了反對者儘管口頭上說遵守，而實際上反對中蘇條約的。第三，蘇聯與英美簽訂雅爾達協定時事先並未徵求中國的同意一點，現在成爲反蘇者非難的一點。但我們必須指出，如果這協定不爲中國所接受，並且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規定大相出人，那麼，才能說雅爾達協定侵害了中國的主權，如果中國願意根據一種與協定精神相符合的立場，與蘇聯訂立其結果與協定相同的條約，那就說明當時英美蘇的訂立協定，並未侵害中國的利益。而事實上，抗戰中國陣營內而日本第五縱隊之多，是世界聞名的，英美蘇在決定這個關係世界大戰重大關鍵的問題時，自有其保守秘密的必要。第四，沒有雅爾達協定便沒有蘇聯的出兵，沒有蘇聯的出兵，太平洋的戰事便不會迅速結束，蔣主席在勝利沒給斯太林的電文中，也承認蘇聯的參戰是日本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關於這一點「時代」周刊第一四五期上「紅軍是怎樣攻進東北的」一文有詳細說明，可參看。）第五，最主要的一點，是不論雅爾達協定或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協定中，對長春鐵路，旅順口，大連港等的規定，被解釋爲侵害中國的主權，顯然是錯誤的。中蘇同盟條約的基本精神是中蘇互助合作，以阻遏日本軍國主義的再起與保衛東方的和平。中國與蘇聯二十年來都一直受到日本的侵略或威脅，爲了中蘇共同的利益，決定雙方在一定時期內（三十年）可以利用東北的物質設備與自然條件，而這種使用又有條約中所規定的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作保證。不認清這一點，就不能了解當時宣傳部長王世杰氏如下的談話：

「條約的條文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立於約文背後的合作意願與互尊精神。中蘇協定必爲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個柱石，正如斯大林統帥向我所說，這一條約所受惠的，不僅是中蘇兩國，就是整個亞洲和世界也將蒙受其利益。」

孫院長在八月二十五日立法院通過這一條約時也說過同樣的話。爲着對抗和預防共同的敵人而利

用盟國的根據地與設備，在這次大戰中是普遍發生過的。美國利用過蘇聯的海參衛，英國利用過法國的摩洛哥，而且我們也利用過仰光與巴莫。在政府最近與法國成立的新條約中，也規定中國佔有滇越路的一部份與海防開闢為自由港。

事實上，中蘇條約的重要性不僅在後面的協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條約的正文，這正文在太平洋戰爭還未結束之前，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單獨誘降的陰謀，提高了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與政府威信，並形成了中國國內民主團結的有利條件。這規定對於中國是個極可寶貴的收穫。民十三年精神的復活，即實現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對外聯蘇與對內實現國共合作，是中國在戰後圖謀建國的重要基石。中蘇條約是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的，他經國防最高會議批准，由立法院全體大會通過，是中國今天所訂立的唯一的友好同盟條約。是中國戰後外交上的偉大成就，大大地提高了中國戰後的國際地位。任何反對這一條約的陰謀，不但存心破壞中蘇的友誼，而且是惡意反對政府，企圖把中國推回半殖民地可悲狀態。遺憾的是這種真正反對政府與破壞人民利益的活動，不唯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反而間接直接的受到各方面的贊助與鼓勵，這是值得每個中國人深為警惕的。

其次，我們再論蘇聯撤兵問題。

蘇聯在滿洲的駐軍並未全撤，這是事實，但我們在檢討這個問題時，必須首先攪清楚如下兩點：他究竟撤了沒有？他為什麼沒有撤完？

第一個問題的真相是這樣：蘇聯在中英美三國同意之下，按照雅爾達協定，出兵一百萬進攻日本最堅固的後方——滿洲，而現在，留在滿洲的紅軍只有十分之一。這就是說，絕大多數的紅軍已經在規定時間前撤離（此點請參看二月二十四日時代日報黃炎培先生談話與二月十七日文匯報專電）。

為什麼蘇聯還留下十萬紅軍沒有撤走呢？應當指出：中國政府曾兩次要求蘇聯延期撤兵，因為紅軍如在去年十二月撤完，中國政府對廣大的滿洲就完全失去控制，當時之所以要求紅軍緩撤，是希望獲得更充裕的時間：接受紅軍移留下來的地區。在這之後，美國的艦艇源源不絕地輸送大批政府軍到

了滿洲，而滿洲的形勢，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因此，蘇聯懷着關切的中止最末一批紅軍的撤離。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從受降任務來說。東北絕大多數日軍雖然都已解除武器，但還有若干日軍沒有繳械，他們隱匿在山林裏，不斷襲擊紅軍（見十一月二十七日聯合日報），而尤其引起蘇聯戒備的，是這些殘餘日軍，已與各地的反蘇份子及其武裝部隊配合（見二月二十五日時代日報），不斷進行激烈的反蘇鬥爭。如果不根除這些日本帝國主義的爪牙，那麼肅清和消滅日本帝國主義武力的任務便沒有完成，和平便沒有保障。這是紅軍不能及時撤退的理由之一。從政治上來說，紅軍的撤離東北，必然使中國國內戰更加激烈，而中國內戰的擴大，就危害了遠東的安全。蘇聯是莫斯科會議參加者之一，在上述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協議中，蘇聯與英美一樣會明白要求中國停止內戰和實行民主政治，紅軍的延緩撤退，可以使國共內戰在政局澄清，特別是東北問題獲得合理解決之前，致於擴大。從國際關係上說，蘇聯不願東北成爲一個威脅蘇聯的作戰基地。日本佔領東北之後，曾經不斷進行各種軍事建設，用以對抗蘇聯。牠在蘇聯邊界構築了長達一萬二千公里的鐵道，還有複雜的公路網與精密的飛機場，這地區如果落在別的強國手裏，將成爲對蘇聯的巨大威脅。中國的反蘇派和日本第五縱隊，有意挑撥美蘇關係，陰謀掀起美蘇戰爭，正不斷用種種虛妄宣傳來刺激美國輿論。他們散播了蘇聯拒絕美國記者到滿洲，紅軍認爲美國是敵人，以及蘇聯要求佔有滿洲的全部經濟利益等消息，並且進一步挑激美國說：「美國爲東北問題招來了珍珠港事變，東北問題沒有解決，太平洋戰爭便失去意義，美國戰爭的目的便沒有完成。」美國有些人也賞識了他們的秋波。東北雖然不屬於中國戰區，而魏特邁將軍二月八日在上海接見記者時，竟非常坦率地透露了美國將負責撤退東九省的日俘與日僑的意思。這是對蘇聯的公然蔑視。魏特邁將軍竟計劃把美國式裝穿起「撤退日僑俘」的外衣在滿洲登陸了。蘇聯當然關心美國這些活動。在這裏，我們最好引用美國人自己的話來作證。在去年十二月號的美亞雜誌上有過如下警關的評論：

「就蘇聯來說，蘇維埃政府是嚴格遵守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並且始終表示避免與美國對

華政策發生衝突。但是，如果沿蘇聯的亞洲邊境駐守着大量的反對蘇聯的而為某一外國所配備的和供應的中國軍隊，顯然蘇聯認為這是對他的安全的威脅。確實的，赫爾利大使的聲明更助長了蘇聯對美國遠東政策的懷疑。……」（見Amerasia 325頁）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評論也是值得徵引的：「在這次靠近蘇聯國境的衝突中。美國現在正援助一個非常保守的政權，以與擁有長射程馬克斯綱領的土地改革者進行戰爭。這種牽連是非常危險的，特別是因為這一戰爭對美蘇關係的影響，只要用對比就可以明白這種危險性。如果蘇聯幫助一個左翼的墨西哥政府以與右翼集團在墨西哥北部進行內戰的話，美國將採取什麼態度？如果蘇聯供應，訓練，和運輸軍火給一個加拿大的共產黨，美國將有何種反應？如果蘇聯企圖以他的軍力參加古巴內戰，美國將如何對付？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很明白的。因此，如果蘇聯始終以甚大的疑忌注視着美國在華的行動，當然是不足為怪的。」（見十一月十日 M L Herald (Pine)）

尤其是美國在華的强大陸海空軍，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聲明將在何時撤退。華北離美國太遠，而東北與華北却對着蘇聯的後門，留在後門外的美軍又是那麼多！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報就曾指出「蘇軍於若干時候內留駐東北，無論如何較任何外國軍隊駐在華北，是更有理由的。」

正是由於殘餘日軍沒有肅清以及他們與中國反蘇份子的結合，由於中國內戰的威脅，由於美國對華政策與大量美軍的留駐華北，才使蘇聯沒有能够把第北的少數紅軍撤離中國。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紅軍的撤兵，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同意黃培炎先生的意見。我們可以充分相信，如果東北問題能獲得合理的解決，滿洲不再成爲未來戰爭的溫床，那麼明天紅軍就將完全離開滿洲。

第三是關於「經濟侵略」與東蒙獨立的問題。

如果反蘇專家居然能够引誘許多純潔的青年參加他們的運動，那是因爲他們擁有製造與傳播謠言的機構。每個小心的讀報者經常可以發現反蘇宣傳家們是如何苦心孤詣地運用着各種「謠傳」，「據

傳」，「權威方面消息」：等類的字眼，因此各種消息充滿着無數矛盾。例如十七日汪世杰飛到南京時，各報都說他隨身攜有蘇聯答覆文，可是二十日吳國禎在招待記者時，竟鄭重否認蘇方有覆文送達。○蔣經國之行也是一個謎。許多關於經濟談判的消息，也是如此。蔣主席二十六日在重慶接見記者時，曾正式宣佈：「中蘇之間，並無正式談稱，關於經濟合作方面，局部的及非正式的商談則時在進行，但無所謂讓步。」然而，我們却看到無數蘇聯的要求，無數官方從未加以證實（可是奇怪的從未加以否認）的「經濟侵略」的消息，反蘇的宣傳家們便那麼衝動地把這一切作為蘇聯現實的甚至是實現了的「罪行」，而慨嘆「蘇聯和日本實在太相像了！」這些人對其他各國所提出的經濟要求，表現出驚人的麻木，而對於蘇聯却失去通常的冷靜，甚至於無中生有。蔣主席已宣佈中蘇之間曾非正式的進行過經濟合作的談判了政府談判的原則是必須遵守法令，尊重條約與不抵觸已簽訂的一般國際協定，當談判還在非正式進行中，而蘇聯也沒有（也決不會有）侵犯中國主權與違背條約規定的實際行動時，所謂「侵略」云云，顯然是惡意的誣蔑，同時也是不信任政府的表現。中蘇是可以而且應該實行經濟合作的。中國可以與美國經濟合作，為什麼不可以與最早以平等態度對待我國的一個偉大先進的鄰邦實行平等的合作呢？東北的許多工農目下完全停頓，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沒有足夠的技術人員，政府當局既決定起用日僞人員，那麼更應該與蘇聯實行合作。這里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蘇聯並未要求全國規模的經濟合作，而只限於東北一隅，限於紅軍流血解放的東北一隅，限於中蘇條約已有明文規定而且是蘇聯重大利益（如長春鐵路）所在的東北一隅，牠並未要求將此合作發展至華北與上海，更沒有像美國一樣包含全中國的規模。按照今日中國的客觀條件，牠沒有力量足以單獨開發滿洲，要開發滿洲，不與蘇聯合作就必與美國合作，而中蘇在滿洲的合作，完全符合中蘇的利益，因為這合作一方面加速了中國工業的發展，（蘇聯並不像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以東北作為他的市場，此點可參看文匯報記者重野長春二十四日專電，見二十六日該報）；另一方面，又保證了中蘇與美蘇之間的正當關係，安定了遠東的局面。

至於外蒙古自治問題，必須指出：第一，他們是要求自治，不是要求獨立。第二，他們的自治運動已醞釀了十四年，而且過去中央或地方政府從未直接在該處行使政權；第三，這一問題在最近表面化，與蘇聯毫無關係，內蒙特派員張厲生氏在二十日的談話中，即聲明「俄人實際上並不加以控制。」在反蘇示威中提出所謂「反對東蒙特殊化」內口號，只是他們惡意加罪蘇聯，和對於中山先生遺教的茫然無知。

最後我們再看一看反蘇者大聲呼喊的張莘夫事件。我們非常同情張莘夫先生，他的犧牲是中國工業界的重大損失。他究竟被什麼人槍殺，現在還是一個謎。政府正要求與蘇聯共同澈查。報上的消息極盡影射的情事，那些記載故意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殺他的就是共產黨的軍隊。蘇聯方面已明白指出，這是反蘇者有計劃的陰謀。在真相沒有明瞭之前，種種叫囂，只暴露出他們懷着偏狹的成見，可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張莘夫的犧牲是政府錯誤的接收政策的結果。上海市民對政府的接收政策是有充分經驗的，這一政策正原封不動地移到滿洲。如果當局能採用民主的和平的尊重東北人民的意見與利益的接收政策，張莘夫就不會成爲悲劇人物，不會作無代價的犧牲。可悲的是張莘夫既爲了這錯誤接收政策犧牲了性命，而人們竟以他的屍首來作爲進行反蘇與反共的本錢。我們希望懷着悲憤去追悼張先生的人們，不但要追究誰殺了他，而且還要追究誰害了他。

眞值既然如此，人們一定奇怪爲什麼東北問題會引起那麼大的波瀾，甚至於說到中蘇之間將立刻發生戰爭。誰都可以明白，這個波動全國的大規模的運動，決不會沒有任何背景。中國人對於開會與示威遊行的性質的辨別，是簡易而正確的：他們只要看參加者是否換打就夠了。二十六日上海的示威，有十部裝有麥格風的汽車前導（見英文大美晚報），這在曾被毆打過的示威者看來，是一種從未想像過的偉大場面。這個運動之所以能吸引一部份純潔的羣衆參加，首先是由於今天人民還沒有言論的自由，還沒有代表各種立場的報紙，因此即使是缺乏事實根據的謠言，也能够以各種方式來煽動單純而老實的讀者。政府當局沒有在適當時候把中蘇外交活動情形予以公佈，也助長了目下的謠言攻勢。

此外，中國人民在經過長期抗戰之後，民族意識非常昂揚，反蘇份子就利用雅爾達協定，張華夫事件等來煽起青年的愛國情緒，把他引導到狹隘的排外的反蘇運動上面。我們敬重那許多青年的愛國熱誠，但應當對他們指出，他們的行動已離失正確的軌道。

反蘇的宣傳固然沒有事實的根據，却非無的放矢。這一運動的被製造出來，是有着如下許多加以巧妙偽裝的目的。他們首先是挑撥美蘇關係，並降低蘇聯的威信，因此也多少獲得了國際上的支持。其次，是把國內的視線集中於東北，這樣，可以延宕政治協商會議各項決定的實現。最後，更重要的是一個動機，是造成東北內戰的有利條件同時削弱民主勢力的影響。因此一方面是政府的準備改組容納共產黨等參加和公佈三人小組的軍事協定，另一方面反動派又指責共產黨為賣國漢奸，這等於說國民黨與賣國漢奸合作，多麼荒謬而驚人的矛盾，這些人對歷史上許多殘酷的教訓依然麻木不仁，他們不曉得民意是不能弄的，當刮來一陣與他們原意相反的逆風時，這火是會燒到他們自己身上去的。

三

解放和勝利並沒有賜予東北人民以和平而安定的生活，當關內內戰已開始停止的時候，關外大規模的內戰正在進行着。

十四年來敵偽的殘酷統治與剝削，已把富饒的東北變成一片荒原，人民在飢饉與赤貧中打滾，得到解放的東北人民目下最迫切的要求當然是休息，是和平，在和平與安定基礎上來建起各人已荒廢了的家業，來恢復與發展東北的經濟建設，又因為懂得了他們十四年的苦頭從那裏來，懂得一黨專政就是災難，而和平安定與民主政治是孿生兒，所以他們覺得民主政治對於他們正如陽光與空氣一樣重要。然而，就是這樣實的要求，竟也遇到了沉重的打擊。周鯨文先生的話是非常悲痛的：

勝利降臨到東北大地，展望前程，光明在那里——日寇倒下去了，日寇的爪牙鳥獸散了，但是預伏的特務份子飛向東北，這羣人的對象當然還是東北人民。人民的迫切要求罩上了一層黑影……

「東北四面八方又掀起了騷擾的信號，山海關外砲聲隆隆，東北各處馬蹄得得，人聲嘈雜，陰雲迷漫了東北！」（見重慶「東北文化」第三期）

他指出許多「寄生者，剝削者，掠奪者和軋壓者」，像「一羣張牙舞爪，想一口吞盡東北人民的餓狼。」一樣的出現於東北。連背叛祖國的大小漢奸也跟在他們的尾巴後面出現，（如被改編為二十七軍的姜逆鵬飛）因此東北人民驚駭地問：「失地大員怎麼回來了？」（見十一月十三日大公報北平專電）。過去苦痛的記憶又復活了，此所以「這里的青年人，並不愛聽『黨』，他們只熱愛祖國。」（見二月十九日申報新民通訊）

政府當局給予東北人民的答覆是把黨與美械陸軍一齊撤到滿洲，向人民「收復國土」，連美國的先驅論壇報也覺得奇怪，因而不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圍攻山海關，源原衝入東北的重慶軍隊，並不是以日本人為對象。」拒絕東北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利以武力君臨東北人民，以武力解決東北問題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日本以百萬以上的大軍，在十四年間還沒有征服了東北的三千萬同胞，六個或者十個美械師又算得什麼呢？

東北問題目下的零結就在這里：一方面是要求和平，安定與民主，而另一方面，是拒不承認東北人民的民主要求與民主力量，企圖以接收為藉口而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目下在上海和其他各城市喊出的「東北不得特殊化」一類口號的人們，實際上成了後一政策的應聲蟲。東北的人民決沒有想到，盼望了十四年的結果，竟是被入把他們的最底民主要求認作賣國叛國的行爲！

在這次反蘇運動中，最觸目的是一些口號，公然說共產黨為沒有良心的漢奸與賣國賊，因此他們「要共產黨拿出良心來」和「打倒共產主義。」這樣歇斯特利的叫喊使人想起因反共反蘇而不得不火油焚身的希特勒。

事實是雄辯的。政治鬥爭不能也不應靠濫譏誣詆。不抵抗政策出賣了東北，這不是其他黨派的過錯，十四年來，東北人民為這罪惡而忍受了無數的苦難，過去君臨他們的人，既然在大軍壓境之

後鳥獸散了，他們就只好倚賴自己，東北人民的鬥爭是與日本侵略相終始的。在這些人民武裝鬥爭中，最堅強而有力的是爲共產黨所組織領導的過去的東北人民抗日聯軍，也即現在的東北人民民主聯軍。在一九四〇年時，他發展到十二個軍。給予日本帝國主義以巨大的威脅。他的許多傳奇式的英勇領袖，如趙尚志，李紅光，楊靖宇等等，都是在戰爭中出現和在戰爭中犧牲的。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在大馬路一帶，有許多寫着「要中共說明三十萬軍隊的來源」的標語，其實時代日報二月十六日的消息已給予解答，牠有四個來源：第一是生於東北而從未離開東北的抗日聯軍，第二是被俘而對於東北被強迫作苦工的八路軍新四軍戰士與普通民兵，他們是真正的地下工作者，在日軍投降後，他們立刻奪取武裝，進行戰鬥；第三是抗戰多年的冀熱遼邊區李運昌的部隊；第四，是爲呼應紅軍的進攻，爲解放東北人民而進入東北的舊東北軍將領張學詩，呂正操高毅等的部隊，所有這些在戰事中與人民密切結合，到現在已發展有三十萬人的正規武裝。

今天在東北的國共兵力是三十與十二之比，國民黨杜聿明將軍的所部並沒有佔到優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要求將停戰協定與執行總部的權限擴大到滿洲以恢復東北和平，而國民黨却始終主張把東北除外，馬歇爾將軍派執行小組到營口的提議也爲國民黨當局所拒絕。爲什麼拒絕呢？這就是說，國民黨當局還以爲東北問題是可以武力解決的。

然而從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東北，決不會返回原有的狀態，「東北人民已經從日寇法西斯的高壓下翻過身來，他們自然不能再處於奴隸地位，他們作自己約主人的要求比中國其他各地都要強，這是歷史排定的正規程序！」（周鯨文）因此，我們可以絕對地肯定指出，以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政策一定要受到東北人民的巨大回擊。也許只有在這回擊被感到是沉重而有力時，和平就可以實現。國內可以停戰得到和平，當然關外也是可把停戰到和平的。

張瀾先生的話是對的，東北問題是民主與團結的問題。

東北問題的解決，首先是以政治方式解決爭端，然後實行地方自治（不要被信個名詞嚇慌，美國

四十八州的自治並沒有把他分割爲四十八個獨立國，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聯合政府，這是解決東北問題唯一的道路。又是張瀾老先生的話說的對，反共與反蘇決不會爲出路。

在東北實行地方自治與成立地方性的聯合政府，並不會妨礙中國的統一，恰好相反，牠只有加強中國的統一。建立於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是每個中國人堅決擁護的，也只爲有立在民主基礎上，才能得到真正的統一。民主的中國與民主的東北不可分，實行自治的東北，將成爲促進中國統一的強大力量，將成爲統一的中國的最可寶貴的部份。國民黨既然決定還政於民，就不能在東北奪政於民，既然宣佈實行民主，就不能在東北反對民主。十四年來對敵堅苦鬥爭的東北人民，就應該更有權利要求國民黨首先把民主諾言在東北實現起來。

我們同意「反對東北特殊化」的口號，這口號是完全正確的。今天關內的內戰已經停了，因爲東北的內戰也應該停，東北不應特殊化。關內一切以政治協商手段解決，東北也不應特殊化。執行總部的任務應包括全部中國，東北不應特殊化，今天的世界是民主的世界，中國由於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也已開始實現民主和廢棄過去的「黨獨裁」，東北也不應特殊化。什麼人要把東北特殊化，中國人就反對他，因此東北不應特殊化！

東北有內戰存在，中國決不會有真正的和平，世界就不會安寧。東北的內戰事實上就是爲對抗國內民主高潮的一種反動，同時包含着反蘇的陰謀，因而嚴重地威脅了國際與國內的民主團結與和平。每個中國人應當清醒地正視這一事實，不要被人愚弄，不要危害自己的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不要對不起十四年來含辛茹苦而剛剛回到祖國懷抱里來的三千萬東北同胞。（蕭揚）

附錄

最近東北有兩件大事，一件是經濟部特派專員張莘夫先生，為接收撫順煤礦，在歸途中被謀殺，一位是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東北抗日聯軍總指揮李兆麟將軍，在外出時被謀害，一前一後，驚動全國，這兩位烈士，一位是國內有名的礦學專家，一位是東北抗日軍領袖，此次死於非命，為全國所痛惜，為國家之損失，但迄至今日，其真相尚未大白，僅將當時之報導，寫在這裏，以資關心東北問題者之參考。

——編者——

張莘夫是怎樣死的

一月初，長春東北行營經濟部委員會張主任委員嘉璈，與長春鐵路局蘇方副理事長加爾金洽定，由馬益助理副理事長，陪同張莘夫等，前往撫順接收煤礦，於一月七日離長春赴瀋陽，轉往撫順，同行者尚有助理接收人員牛俊章，徐毓吉，劉元春，張立德等五人，均係在長春委用，至瀋陽後，該助理理事長不通知張莘夫，單獨先赴撫順，越二日，張主任委員詢問副理事長，張莘夫是否不能前往，蘇副理事長答，儘可前往，恐張莘夫阻怯不敢前往，張主任委員即電話質詢張莘夫，張莘夫回稱，該助理副理事長用種種方法不使同去，張主任委員除與蘇副理事長交涉允由其設法前往撫順，十四日下午，張莘夫突接瀋陽市董市長通知，謂蘇方已準備火車，即時開往撫順，張莘夫偕牛俊章等助理五人，及警衛九人，匆匆上車，尚有許錚等四人，原亦約同往撫順接收，臨時未及趕到隨行，此時蘇方助理副理事長並未同行，僅面告張莘夫謂，已通知蘇方駐軍保護，並派汽車到火車站候接等語，到達撫順後，由蘇方派人接至礦內俱樂部，轉即由撫順公安局派兵將張莘夫同去之警衛繳械，改由蘇軍守衛，除警衛七人脫逃外，張莘夫等即失去自由，張莘夫轉親法請礦內工人與瀋陽通電話，由張莘夫在瀋

陽代表王希疇接電話，聽到「張等一行抵撫順，蘇軍僅能保護二十四小時，望設法。」言至此，電話已被切斷，瀋陽董市長即電話報告張主任委員，張主任委員再與長春蘇軍司令部接洽，請繼續保護，經蘇方同意，並問張主任委員仍留張莘夫等在礦抑令其返回瀋陽，張主任委員答，最好留礦，但蘇方如令其回來亦可等語，十六日晚八時，蘇方軍官帶同當地警察，向張莘夫聲述，此地不能接收，勸即速回瀋陽，於當晚八時四十分，帶至車站，在車站就攔近一小時，搭乘原座自長春送瀋陽專車，惟蘇方派兵係在另一車床，開行前將列車前後門道鎖閉，駛至離撫順二十五公里之李石寨時，不明武裝部隊上車，將張莘夫拉下，剝去衣服，用刺刀刺死，屍體七具現已在該站附近南山坡下雪堆內發現。

自十六日張主任委員與蘇方長春司令部接洽後，張莘夫等即無正確消息，各方傳聞紛紛，我長春軍事代表團曾於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函致蘇軍參謀長查詢張莘夫等情形，遲至蘇方二月十日覆文到達，始悉張莘夫等一行確已為匪殺害。（中央社瀋陽電）

此間蘇軍當局，今上午十時對張莘夫案發表書面新聞稿如下：一九四六年正月十六日，在奉天附近三隊匪幫殺害了中國工程師張莘夫及其隨員。當蘇軍司令部得到這個殺害事件的消息以後，馬上就派司法中校庫尼厥夫去詳細偵察這個案件的情況。據檢查的結果，確定張莘夫工程師和其隨員於一九四六年正月十六日乘火車由撫順赴奉天，當火車在李石寨停住的時候，張莘夫一行人等被闖入車中的匪幫劫下車去，並被帶走。當撫衛戍司令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即往李石寨站派去了蘇聯軍官，並率領其兵士二隊，根據該軍官確定說道：張莘夫和其隨員已於該火車站一公里半遠的地方被殺害了，除了一具屍體被運到撫順市，後來被認為是張莘夫的屍體外，其餘的都被匪幫燒燬了。在發生事件的地方，馬上就派去了增援隊，以便搜查該站附近地帶。但是匪幫並沒有被發現，後來捉獲了認為有參加殺害張莘夫及其隨員嫌疑的中國人兩名，唐托明和魯春魁，但是檢查的結果，證明這些人並未參加殺害張莘夫，所以他們都被釋放了。對於兇犯的搜索，尚在進行中。可以很有把握的設想到，這起劫助在東北的匪幫之預先準備的一個挑撥事件，其目的在使中蘇關係惡化起來。（中央駐長春電）

▲張先生經歷史

張莘夫先生爲吉林省永吉縣人，現年四十七歲，北京大學畢業，民國九年考取官費留學美國習經濟後，入密契根大學，專攻礦冶工程，十六年回國，入中俄合辦吉林穆稜煤礦公司，初任工程段段長，後升爲礦長及總工程師，在此時間，有一驚人的表現，穆稜有三礦洞其中之一不能出煤，俄國工程師皆束手無策，張先生即設計改良，結果出煤反比其他兩洞爲多，後轉任吉林實業廳技正，親手擬定該省礦產開發計畫，後來仍據實施甚爲成功，並會遍歷東三省礦區，對東北礦藏至爲熟悉，此次出任經濟部東北行營工礦處副處長實爲最適當之人選，九一八事變後逃到內地，參加上海東北協會，從事抗日運動工作，後任河南焦作煤礦礦長，七七事變，奉命遷運該礦機器至渝辦今日之四川天府煤礦，聞其搬遷焦作礦廠機器時，日軍已迫近戴該煤礦機器之列車而爲最後渡過黃河鐵橋者，後該橋即被炸毀，張先生以本人不及隨車撤退，致留礦區，繞道後方孟津渡過黃河，始輾轉返渝，其負責精神如此，二十七年五月任四川天府煤礦礦長，二十九年十二月任資源委員會湘黔汞業管理處處長，晃縣地處湘西，土匪猖獗，且湘省鄂西數次大戰，張先生皆鎮定坐守，其不畏危險情形又如此，三十三年四月任資源委員會江西大庾嶺鎢業管理處處長，赴任不兩月，湘桂戰事起，大庾嶺州皆淪敵手但張先生從容不迫搶運器材，流散員工至甯都，最後才涉行逃出，在此兩處長任內，水銀及錫兩種礦物，皆接濟蘇聯及美國作製造軍火之用，則張先生實直接有助於盟邦抵抗法西斯之戰也。張先生爲人豁達，負責，且清廉，身後蕭條，夫人李蕪衡女士，現住小溫泉鄉下，茅屋一棟，家無長物，四星期李女士割治甯陽炎，竟無法多覓一棉被加暖，可見其家境之困苦。子女共五人，男三女二，長二十六歲，就讀南開中學，幼子僅寬齡，又張先生家教至嚴，父爲舊國會議員，卽暑假仍督促溫讀，故張先生雖學工，詩文亦甚有修養。

李兆麟是怎樣死的？

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總指揮，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李兆麟（原名張壽錢），於九月下午在水道街，九號被刺殞命。屍體於十日下午始發現。哈市楊市長及松江關主席，據報告後，均會到出事地點察視。並立即通知蘇方及中蘇友好協會，經中蘇雙方檢查官及法醫檢驗判斷，係刀傷致死。出事地點已拍攝照片。屍體移送蘇軍醫院，準備電解。四省市當局以兇手在逃，刻在嚴緝中。

關於此案，據各方面調查，發生前後經過情形大致如下：李氏於三月九日上午按時到中蘇友好協會辦公，下午一時由會乘汽車歸家。在家會與渠一友人談話，未幾復乘車外出。車行中途，忽生故障，李氏命其車夫及隨員修理，渠則獨自步行到會，十分鐘後復出，行時對其秘書稱：「我到水道街九號去，離此很近，最多一小時即返。」李桂林（即其隨員）回來時，告訴他好了。「迨李桂林返後，轉赴水道街九號迎接時，天已薄暮，九號大門關閉，李桂林徘徊未入即返，向協會于秘書報告，于頗驚異，乃親往後門，見房屋數間，住戶雜亂不堪，認為非李應到之處，乃甫入即出。迄晚仍未見李歸，經于氏以電話向各機關查詢，亦無線索。嗣又向蘇軍司令部探聽，仍無下落。是時會中人士多認李氏或宿友人家，但至次午猶未見歸，乃斷定有意外，因向市政府報請設法探查，關主席楊市長據報，立派警赴各處搜索，至水道街九號，見該宅二樓窗戶維居，經詢問，均稱不知曾有李氏到此。後往二樓盡頭處見有一室加鎖，破門入視，發現一極小之內室，當在床下尋出死屍一具，判明為李之遺體，室內桌椅橫倒，並有打破之杯盤及剩餘茶點香烟等，似李在被殺前曾作掙扎。床上置有李之衣帽及手套，在衣袋內找出一周姓約晤之函件。據該屍隣人稱，該屋乃一孫姓住室。孫曾任僑滿海軍少尉，有妻兒各一，十日前他往。出事前三四日，孫妻曾返家一次，不久復出，九日下午三時許，似曾有三人來比，其中一人着長袍戴日式軍帽，手提竹籃，上樓入室，約十五分鐘後即出。李氏何時入內，則無人知，而當日亦未聞任何聲響。（中央社哈爾濱電）

▲ 李將軍奮鬥史

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的會長李兆麟先生，就是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總指揮張壽錢先生。十四年來他縱橫哈東山地，馳騁龍江廣原上，備受哈爾濱人民的愛戴和景仰。

李兆麟將軍原籍遼寧遼陽縣，幼時境遇很苦，從小學畢業後就未能昇學，在家裏當過牧童，但是他雖然處在這樣的困難和貧苦的境遇中，仍是偷着開工夫，手不釋卷地刻苦求學。

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事件發生的當時，中國反帝的大革命的浪潮，不僅波動了關內的革命青年，而且也煽起了東北的革命青年。他從這時起，就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禮和教育。

「九一八」事變前一年即民國十九年，故鄉已不能使他再立足了，於是他不得不跑到北平去求學。

「九一八」事變的那年，他正流亡在北平，他深深地感到現在是拿起武器的時候了，於是他就加入了北平的抗日救國會，不久就被派到遼西抗日義勇軍耿繼周部隊裏去。

他們在遼西狀部裏會於新民一帶，作過多次英勇戰鬥，狀部失敗後，他們返回了北平。

次年，他又被派到遼西李春潤部抗日義勇軍去，不久李部又遭到失敗，他便到了瀋陽，中共奉天特委派他們本溪湖煤礦工會結煤礦工人抗日救國。

後來他回到瀋陽是一九三三年春，在瀋陽參加了中共奉天特委的軍事委員會，努力於奉天城內的偽軍工作，對象首先便是靖安。不久奉天特委被敵人破壞了，他幾乎被捕。但他幸而脫險逃到了哈爾濱。

從此以後，他就在北滿各地進行抗日救國會的工作。他到過海倫，巴爾各地，洒遍了抗日救國的種子在哈爾濱，他也曾經在海警警察隊裏，組織起來抗日救國的秘密組織。一九三四年後，他被派到抗聯三軍去做政治工作。他雖然是政治工作人員，但是他也是軍事幹部常常和趙尚志將軍一起作戰。他曾經率領着抗聯三軍到過滿家店，接近過哈爾濱的近郊，使哈爾濱的敵人感覺到萬分的恐慌。

他也會率領着隊伍，深入到榆樹的大嶺一帶，開展過平原游擊戰。他在延壽縣的腰窩一戰，會擊斃有名的延壽日寇指導官澤立，會擊潰過偽軍的第三八團。

抗蘇三軍在深入松花江下游時，李兆麟將軍到了下江。

當他到達松花江下游後，看到湯原抗日游擊隊的這樣情形，立即領一支戰鬥力很弱的小部隊，以輕騎快速戰，淳入湯旺河四百公里，給森林警察隊以奇襲，全部將他們都解決了，獲得了日寇積儲的大批糧食。這時小興安嶺遂成爲松花江下游抗日游擊運動高漲中最重要的一根根據地之一。

他還率領抗戰在木蘭，依蘭，富錦，蘿北各地活動過，也會經在綏濱一帶打過仗。其中尤以在富錦的平川地有一次他離開了自己所率領的部隊，只帶了一名傳令兵到四軍的某部，去解決某種工作問題，歸途中遇到日寇宇佐美騎兵旅襲擊，他立即返回四軍，指揮着部隊，擊退了敵人。

在綏濱一帶沼澤地帶的活動，更是極端困難。爲了躲避敵人的擾勢兵力，他們不得不涉過四十五里水深沒膝的沼澤。

一九三八年敵寇殘酷地「肅正」松花江下流，抗聯三路軍成立後便決定將主力轉移到小興安嶺的西部，開闢龍江廣原和嫩江流域的抗日游擊區。這個指揮的責任便落到李將軍的身上了。他指揮三路軍主力之一部，到這小興安嶺的南部，但是正值隆冬白雪紛飛，一下雪便沒膝，朔風透骨寒，戰士們由於敵人的燒殺和封鎖，極少棉衣，又無給養，敵人又尾追甚急，情形非常困難。在這種萬分困難危急的樂觀條件下，他動員了湯原抗日游擊區的同胞，捐助了自己用以過冬的破爛棉被，才進入了小興安嶺。

戰士們披着破棉被，或者以樹皮爲線，用棉被改爲棉衣，殺食他們那形影不離的征馬，穿越小興安嶺，不顧凍餓，竭盡一切力量，終於達到了目的地，而保存了聯軍的實力。

他們突破重圍後，三路軍便部署於小興安嶺西部沿山一帶，在他們指揮之下展開了龍口廣原游擊戰，而一直堅持到去年「八一五」東北解放的時候。

附錄二

中國被遺忘的人——張學良

張學良問題怎樣了？周恩來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提起了這個半已被遺忘的張學良的問題，並且很有趣味注意這個問題的發展。周恩來說，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人，爲了履行蔣委員長諾言，都應該釋放，其他政治犯亦應該一概釋放，政府的發言人回答道。這兩個人不能看做政治犯，這是一種十足應付的遁辭，但是他們究竟是何種政治犯？

這是在今天，張學良的事件仍舊是很有趣味的。所有的事實迄今沒有坦白公開，我們也不必希望將會坦白公開。我們只要回憶，張學良的關禁起來，是由於一九三九年聖誕節左右的西安事變。當蔣委員長到達西安規勸東北軍隊，因爲他們沒有與紅軍激戰，蔣委員長被扣留起來。蔣委員長的被扣是一種絕望的姿態，這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還有，這可能很容易由他自己的軍隊用轟炸，犧牲蔣委員長的性命，但是這種特別的念頭幸而棄了。

西安的集團，俘虜與囚禁，朋友與仇敵，所有的問題集結起來，其中的問題，主要包括內戰是否繼續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遂造成了一九三七的統一陣線）。蔣委員長和張學良等，飛往南京。在那裏的以後的談判之中，建立了抗日的基礎。

事實的演變，很邏輯地，張學良可以成爲一個民族的領袖，但是他沒有出來，全國完全不明瞭究竟什麼一回事。當時傳說是因爲他對委員長周圍的國民黨的領袖底態度太坦白的緣故。他會說：「應敬慕和擁護委員長，但他的許多親近與我不相關」。統一陣線終於形成了，但是張學良和他的左右手楊虎城沒有份。他們靜靜地亦知與世無舊聞了，雖然他們的生命似乎是很安全的。

張學良被禁於貴陽附近的一個廟宇內。很奇怪的似乎沒有人會見他，也沒有任何報告和消息，關於他近來的思想和做些什麼。他從前的嗜好是打網球，打考爾夫球和抽鴉片，被禁囚以前，他戒絕了

鴉片。所以被囚以後，他可能消磨時間於打網球打考爾夫球。

東北軍隊從不會忘掉他們的領袖，雖然他是否比得上他的父親張作霖，仍舊是一個大家所討論的題目。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斷言的，他在東北比他的父親，採取一個重建設的政治路線，而從愛國的立場上觀察一切。小張在東北掛起國民黨黨旗，而贊成真正全國團結的主張。這有背於日本的希望，所以起了一九三一年的東北事變。事變的經過。雖引起國人許多的不滿，但是終於建立起中國自覺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基礎，由於抵抗日本可以得到國際的地位。

共產黨現在幫助張學良，似乎表示忠誠於一個對於國家有所供獻的人。再者，共產黨似乎在技術上很準確的把他看做政治犯，希望在委員長的諾言之下把他釋放出來。實際上，張學良確是個人攻擊的對象，因有他不合宜的大坦白之故，所以甚至委員長亦沒有其他辦法，只有先徵求他左右妨害他的人們的同意。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委員長和他夫人，在心頭裏對張學良很好，如果這是真的話，現在正是時候，對他有所表示了。共產黨提出這個問題，恐怕不是一件幸事，但終於有人提出了，如果張學良不為之煩惱的話，這仍舊是待於證實的一件事，是否如我們所設想的，最高當局確是對他很友好，只等待一個機會把他釋放出來。

——譯自上海大美晚報社論——

訪問東北抗日英雄——馬占山

哈拉寨附近的蒙漢男女居民，無論在早飯前或晚飯後，都有機會看見一位矮小滑稽的穿便服的小老頭，後面跟了兩隻褐黃色的狼狗，悠閑的從馬廐裏出來，又向那綠色盈盈的菜園走去，那熱愛着馬和菜園的小老人，在抗戰初期的歸綏陷落時，他是最後退出的一位階級最高的將軍，他曾嚴厲的叱責着勸他先退的僚屬：「我先退了，誰還叫我將軍」？在十四年前，站在冰雪凜冽的東北嫩江橋頭，胆敢向日軍射出第一顆「抵抗」的砲彈的，也是這位小老頭，他便是馬占山將軍。他的身體實在太矮

，從頭量到腳根，也不會超過一公尺六寸，假如你爲想滿足英雄神秘感而來一見這平凡的將軍的廬山真面目，那你一定會失望的。

他是一位喜歡穿便服的將軍。光頭。一雙不大不小的眼睛，在清癯的面孔上閃閃發光。自信的鼻子。容易洩出滔滔不絕的談話的薄嘴唇。上面架上微成人字形的短鬚。這位具有名士外表的將軍，去年在降冬冰雪凜冽的河防視察中度過了牠的六十壽辰。雖然今年是六十一歲的老人了，除了樹木的年輪樣的皺紋，在他的臉上刻劃了高年的標記；除了他經常傷風不時要用手帕揩鼻涕的鼻子；除二十八年，在延安被獵槍炸掉了四個手指的，那永遠虛戴着一隻白手套的可憐的左手；無論他的健朗的輕快的步履，或者豪爽的口舌懸河的談話，都象徵着還有一團未曾熄滅的壯志之火，在他的內心深處在燃燒，他的生命力好像比着他的年歲略爲年青！

這位以首先向敵人開砲聞名的將軍，還負責向敵人射出最後一彈的任務，——因爲他是東北挺進軍總司令，在反攻尚未到來的漫長相持階段，他像一把古劍似的深深藏在鞘裏，這披着英雄的光榮的劍鞘，就是座落於陝晉綏三省夾縫中的哈拉寨，它遠在長城以北，屬陝西應谷縣，是沙漠邊緣上的天堂，也是天堂門後的沙漠，一片黑色和灰色的古老破舊的住宅，商店廟宇，疏疏落落的散佈在半山坡上，擁有五百戶以上的地主，「邊客」和手工業者，山脚下流貫着一條具有寬廣的河床却沒有多少流水的澗溪，對岸是一脈單禿的僅有幾座廟宇點綴的靜穆寂寥的山崗，雖然，這裏出產着蒙古孩子垂涎的糖菓和令人艷美的精緻的裁絨馬鞍；雖然這裏逢集的日子，狹窄的街上也擠滿了蒙漢兒女；但當塞外的風沙撲打着玉皇廟的鐵馬叮叮噹噹，或者黃昏裏突然從街巷傳來一聲鬼號的叫賣聲時，一種令人寒顫的寂寞之感，便像許多細絲樣的小毛蟲似的，從頭髮梢和汗毛梢上，爬進人們的心脾，就在沙漠邊緣的寂寥的小鎮上，一位壯志未磨的將軍，耐心送走了艱苦的八年的流光。

他的總部紮在一個可能是大地主也可能是大邊客的舊宅，房屋照例是高深堅厚，一些顛撲不破的笨重的箱櫃桌椅，從光線暗淡得像藏了什麼幽靈的牆角裏，發散出一種輕輕的古漆氣，他好像并不怎

樣討厭這樣的房屋和擺設，所以在他的三間辦公室裏，除了牆壁多懸掛了些壽聯鏡篋橫匾，桌几上多擺幾隻銀盾，和左間佈置上華貴的可供休息的「炕」外，和其他的辦公室也沒有甚麼不同；總部門前是一片綠色葱籠的菜圃，一排裝了玻璃甬的簡陋「暖室」，在沙漠的邊緣上不分季節的帶給馬將軍和他的僚屬的餐桌上以青新的菜蔬，馬將軍，他熱愛着自己的兩個菜圃，每天總要到那裏散步，而且從那些日漸茁長的嫩綠裏，尋到了生之喜悅。除了愛菜圃，在馬背上戰鬥一生的馬將軍，更要愛馬，馬是他的第二生命，他不可惜重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搜集塞上的名駒放在自己的馬號。他關心馬的生活像關心自己的孩子，聽見馬在槽邊健康的咀嚼着乾草，看見馬到井邊安閒的啜飲着清水，便感到不可名狀的愉快，每天早晚他到馬號巡視兩次，督導馬夫躡馬，飲馬刷毛……一般向他有所請求但却害怕進衙門的老百姓，總是到馬號裏等候着他。在某些場合裏，他是一個精於計算的人，利用定期「吊馬」的節餘馬乾，馬號裏還喂養了許多豬和雞，「帶軍隊久了也得像家庭過日子一樣」他說「一切細小的節目都自己照顧週到」，從二十八年重慶歸來之後，他便在那小天地裏過起莊園主似的生活了。

他的最大的遺憾是：不能藉着文字來瞭解中國和世界，并進而增進改善自己的工作，有人傳說他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實際上他的文字能力要比道傳言強一些，他自己說小時狹會經讀過半年書，現在每天有人給他讀新聞廣播，批判公文是文字與口頭并用。事實上他的嘴還比他的筆下厲害，他的薄嘴唇，小銅腔，從生活經驗中敏捷的擷取力，和一個出名的英雄的強烈的自信力，都幫助他成爲一位無狗無束談笑風生的人物。我在他的總部裏住了一個禮拜，每天都有幾次的談話，他的話題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談，例如：幼年如何在蒙古打獵，狗肉將軍張宗昌的談話，一匹馬應該怎樣飼養，一支騎兵危急時如何退却，當年怎樣欺騙土肥原，北滿山中索倫人的生活，羅斯福之死與世界和平……他的語彙常常是塔雅俗於一爐，尤其偏愛「觀感」這個字眼，幾乎來用它代表一切相同與相似的語彙；談興到最起勁的時候，便用點水烟的紙燃起，這樣可以增強他的語氣，實際上，除了蒙古鼻烟不感興趣外，由來已久的習慣使他無烟不吸。

這些年來，遼遠的風沙埋沒了他的名字，但是在抗戰裏，他並不是交了白卷的將軍，七七事變後，徵服到南京去晉謁 蔣委員長，奉中央委爲挺進軍司令，兼東北招撫事宜。軍隊剛剛成立不久，便趕上了十月中旬的歸綏保衛戰，他是坐最後一列車離開歸綏的，那一年年底，藉着他的機智和鐵腕，從敵人脅持下救出了康王，釜底抽薪救平了伊盟的敵氛。三十二年三二六伊盟事變中，他坐守空城，也頗起了一番鎮定的功效。這些年來，他艱難而緩慢的整理他的由十四個遊擊部隊合併而成的兩師軍隊，有一天他又好氣又好笑的誰「當這樣部隊的總司令，簡直是做活烏龜」！少數不肖的官兵的軍風紀，顯然使他感覺頭疼！

「假使有五萬精騎」，他充滿自信的說「我將抄過察北草原，直搗黑龍江遼寧，到處點起火種」，十三年前，他戰到彈盡糧絕，雜在難民車裏離開東北時，千千萬萬被敵人衝散的弟兄，都揮淚含辱忍垢，暫時做了敵人統治下官兵或順民，當他們的老長官回來的時候，那種情景和變化還用得着我們費力的想像嗎！憑着他的抗日的決心和嗜癖，憑着他在東北的特殊聲望，憑着他的一上馬便顯得精神的健康，將來會有一天，數萬精騎疾風暴雨似的掠過內蒙草原，在東北到處燃起了火光，照亮了那隻納在鞘裏已久的名劍的寒光！

關於他已經寫得不少了，但是我還願在這裏寫出幾件瑣碎的事情：他是遼寧懷德縣毛家城子的一個農家子弟，十三四歲時住在一家蒙古人家裏（很可能是替蒙人放牧），他的雙手發槍取天上飛鳥和高明的騎術，都是在那時養成的。他的抗日思想種根於三十年前的民國五年，那時日軍官佐藤帶了一混成支隊護送聞匪把他村子的一家商戶世合泉擊燬，死了十幾個商民，他一生中最艱難的生活是二十一年抗日失敗退入北滿索倫人的山中，那時住的是剝的樹皮蓋的房子，雨水一淋就漏，吃的是令人欲嘔的馬肉，這樣的生活差不多過有四十日。經過一年又一個月的抗戰後，他終於失敗退入蘇聯，那時蘇聯的五年計劃開始不久，一般人民的節衣縮食給他以很深刻的印象，過德國時，據說希特勒會送給一隻僅可盈握的小手槍，到現在馬將軍還把它包在雪白手絹裏常常在右手心裏握着（轉載新聞之地）

可不要再唱下去了——流亡曲

▲流亡曲之一▼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那有我的們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終日價在關內流浪
那年那日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才能够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啣！爹娘啣！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流亡曲之二▼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流浪！
流亡！流亡！
流浪到那年
流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蕩
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流亡
那裏是我們的家鄉
那裏有我們的爹娘
百萬榮華一刻化爲灰燼
無限歡笑轉眼變成淒涼
說甚麼你的我的
分什麼窮的富的
敵人殺來砲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
看！火光又起了

不知多少財產燬滅

聽！砲聲又響了

不知多少生命死亡

那還有個人幸福

那還有個人安康

誰使我們流浪

誰使我們流亡

誰使我們國土淪喪

這歌聲，這唱出來心如小刀子割的歌聲，自從「九一八」以後，由關外流亡到關裏的東北同胞們，不知含養眼淚唱了多少遍，他們十餘年來，在學校唱，在家中唱，在旅途唱在作事時唱，在戰場上唱，幾乎把嘴都唱破了，爲的是來鼓起勇氣，打敗敵人，打回老家，使流亡者不再流浪，快快還鄉，來收復那一切被敵人剝奪得精光的東北。

豈知事與願違，現在抗戰雖然勝利，國土雖已重光，可是這些逃亡的關外漢，仍舊流浪在長城裏以及內地大後方，原因：是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至於爲什麼沒有解決，並且有沒有方法解決，每個人還悶在五里霧中，可是他們無論怎樣，決定要還鄉，看看那淪陷十四年的殘破家鄉，究竟變成了什麼樣？到底要什麼方法來醫治痼疾？況且！既然抗戰勝利，而打回老家去了，當然得歸回老家去，那「流亡曲」，那「流浪歌」，現在不但不不要唱，而且永久不要唱，因爲提起來都會令人頭痛心傷。何況還要再唱，所以流亡及流浪的華北同胞，他們那一個人的心聲，都在這樣吶喊若狂：

可不要再唱下去了！流亡代曲。（R B W）

誰要我們民族滅亡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休爲自己打算

我們應當團結一致

跑上戰場

誓死抵抗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四日發行

第九一八號

冊定

方

9.4
4